禪門語錄300篇

◎廖閱鵬

「禪門三寶」總序

林清玄

有時候我的工作必須離開台北，有時到遠地去演講，有時到外地旅行，我總是習慣在行囊中帶幾本書同行。由於對禪宗修行情有獨鍾，每次總想帶一些禪門的書籍，可惜大部分時間都會令我廢然而歎，不知道要帶什麼書。

因爲我發現市面上有關禪門的書，多少有一些缺失。最普遍的缺失是年代不明、傳述失眞、敍述零碎，使人無法回到禪師所處的年代與時地，去體會當時的情境。

另一個普遍的缺失，是版本的老舊，與現代人的閱讀習慣格格不入。有的典籍甚至還是沒有標點符號的古版，光是要破解程式的密碼，就浪費許多的時間。

還有一個缺失，是不管語錄、公案或詩偈，都是一再傳述，有的以訛傳訛，有的已距原文甚遠，加上傳述者的譯解不甚精確，不但無法使人明瞭，反而陷入了更深的迷霧。

基於這些原因，我在深心裡希望，關於禪門豐富的著述，應有一種年代翔實、傳述眞切、敍述

統一、編輯清明、譯解精確的好版本。其內容則應至少涵蓋公案、語錄、詩偈三種。如果仿《唐詩三百首》的編纂方法，各選最精要、美好、動人的三百篇，對於嚮往禪宗的現代人，不只可以做爲工具書、床頭書，甚至可以隨身攜帶，不管到天涯海角、山林水湄，都可與禪師的心靈思想貼近而匯通。

這個心願埋藏在我的心裡許多年，但自己沒有時間和能力完成它。有一回和閔鵬兄聊天，忽然靈機一動：「坐在我眼前的不是最好的人選嗎？」於是，斗膽代衆生請命，懇求閔鵬兄來完成這個工作。萬萬沒想到，閔鵬兄答應了，使我感動了很久的時日。

我說閔鵬兄是不二人選，一來是因爲他浸淫佛學、禪宗甚久，對佛禪都有深入精妙的見解。二來是他受過現代學院的訓練，學養精湛，懂得做學問的方法。三來是他有長時間的編輯經驗，對編輯、版本有超凡的識見。

當然，最重要的是，閔鵬兄性情專注、擇善固執，能埋首於典籍做長時間的奮鬥。雖然拉他來做這麼龐大艱鉅的工作，有點於心難安，但只要對後來學禪的人有所助益，有時出賣老友，也只好在所不計了。

如今，經過兩年的奮鬥，閔鵬兄果然編出了《禪門公案三百則》《禪門語錄三百篇》《禪門詩偈

三百首》三部龐大而撼人的作品，完全符合了我多年前的心願。並且由於他的創發，比我們討論時還要完備清楚。有許多遺落在時間之河的精采內容，都由他掏沙揀金的找了出來，令人讀了感動不已。

如果說這一套書是目前講公案、語錄、詩偈最好的版本，實不爲過。讀這套書時，不僅爲閱鵬兄的用心努力感佩，也深覺這是衆生的福分，不只對已學者的查檢，對未學者的閱讀都有重大的貢獻。

現在成書在即，閱鵬兄找我爲這套書寫幾句話，我除了歡喜踴躍、讚歎作禮之外，實在不能置一詞。想到宇宙黯暗、人天長夜，禪門的風格與思想猶如夜空中的明星、人世裡的光照，不僅在古代可以啓發人心，在現代可以風月常新，一定也可以突破時空，爲未來人類的心靈做燈焰。

因此，這套書必有它永恆的價值。

自序

有一次在林清玄先生的書房品茗聊天時，他談到自己學佛的心路歷程，那是一次非常感人的經驗分享。由於他的心靈格外敏銳、細膩，所以在尋找人生的眞理時，他遇到的困難與挫折都比常人更刻骨銘心。潛入佛法大海，採擷最深處的智慧寶珠，哪裏是容易的事呢？都要落實在日常生活啊！如今由絢爛歸於平淡，快樂的活在當下，他的修行就是這麼簡簡單單了。

我們對禪都有高度的熱情，覺得在佛法森林裏，禪的花園是最美的。因爲禪直指人心，直截了當爲人點出生命的眞相。不像大部分的宗教，或多或少用美麗的謊言、善意的恐嚇來誘導衆生。

當然，我們深信「禪」並非「禪宗」獨有，佛門各宗各派都有，道家、儒家或者回教、基督教的高層教義也有。事實上，眞正體悟禪的人，禪是無處不在的。

正因「禪宗」破天荒將「禪」呈現出來，沒有愚民的儀式、盲目的信仰，在整部人類追求靈性進化的歷史上，散發出最純淨的光芒！開啓過一群成員最多的悟道者！

林清玄先生話鋒一轉，他說：「閎鵬，你會不會覺得如果我們以前有一套『禪門三寶』，就可以減少許多摸索的辛苦？」

我眼睛一亮，還以爲林清玄先生要開始談他的新計畫。

他說，他心目中的「禪門三寶」要擁有這些優點：

一、能夠網羅最重要的禪宗公案、語錄、詩偈。

二、能夠有畫龍點睛的白話翻譯。

三、能夠有深入淺出的詮釋，既有趣味，又能貼近現代人的生活。

四、能夠有完整的原文、資料出處。

五、能夠有方便易查的人名索引。

那麼，這樣的禪書，不但是入門者的最佳讀本，也是進階者的最佳工具書，是心靈苦悶者的一道清溪流泉，也是有心向上突破者的參考指南。

我聽了非常歡喜，這樣的構想眞是太好了，我也一直在期盼呢！

然後林清玄先生對我一笑，說：「閎鵬，我認爲你是最適合的人選，你來做吧！」

當時我一定是被他催眠了，居然迷迷糊糊答應了。或許是因爲與林清玄先生在一起的時候，感

染他的人格魅力，會覺得事情都很容易。現在回想起來，我應該裝聾作啞才對，因爲這一句話使我整整飽受折磨了兩年。如果一開始我就洞悉這套禪書工程之浩大、之艱難，我怎麼會自找苦吃呢？

回憶起過去兩年，我全心全力投入禪門典籍的閱讀、蒐集、分類、整理，然後撰寫總共九百則的「白話新唱」、「分析與鑑賞」，其中的艱苦眞是一言難盡。甚至有好幾次想放棄不寫了，做別的容易事去！

但我還是堅持到底，不敢辜負林淸玄先生的期望。

事實上，其中也有許多奇妙難言的喜悅，例如有時在圖書館，無意中讀到一則湮沒千年的精美禪詩，或者心領神會於一段少爲人知的禪者私語，那種身心煥然的快樂，果眞不是感官娛樂所能比擬。

有一個很奇妙的現象，就是在撰寫這幾本書時，我總感到我的意識狀態提升到另一個層面，那是一個擁有更理想的理智、情感、直覺與文字能力的我。通過漫長兩年的磨鍊，我感覺到內在產生了某些微妙的變化。

我以爲，這套禪書不是出自我的手，我只是不可思議的宇宙所揀選的媒介。否則，爲什麼常常在寫完後重讀時，我會感到這些文字是這麼美好，卻又是這麼陌生？

宇宙有一個龐大無匹的大計畫，就是一切人、一切生命的終極覺醒。宇宙以凡情難測的手段敦促衆生不停琢磨靈魂的光采。身在局中的人，不必爲眼前的幸福歡欣，不必爲飛來的橫禍愁苦。保持清醒，努力活在當下，就是呼應宇宙大計畫的最好方法。

我深信，這套禪書，正是大計畫的一環。

而每一位閱讀本書的人，都是「有意識的」邁向覺醒之路的靈魂伴侶。

林清玄先生在總序中，戲稱找我寫作這套禪書是「出賣朋友」，我想，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如果不是他，我哪裏會有這麼好的修行機會？感謝他的「出賣」，想必這也是宇宙大計畫的一環。

前言

我們生存在一個極端不利於「覺醒」的環境裏，看看大社會的價值觀，看看權勢名利的光芒炫人耳目，看看衆人身不由己陷入情欲的追逐，看看身邊的親戚朋友如此安然於似醒實睡的生活模式，看看那些走入宗教、渴望跳脫塵俗的人復又跌入更自以爲是的妄想中……

如果你看周圍的人都很正常，不覺得他們有什麼不對，你要警惕了！只有昏睡的人才會覺得昏睡是正常的。

每個人的內心深處都希望活出眞正的自己，擁有快樂的人生。

但是，不知道哪個魔鬼發明了「明天」這個大騙局！人生是這麼短暫，大家却都將希望寄託在「美麗的明天」。如果，今天我們不努力下功夫，又怎麼能期待明天？

我們已經是這樣了，再不做點什麼，生命是不會自動改變的。

此時此刻，就讓我們爲自己做點什麼吧！

本書收錄了三百篇禪者的語錄，每一篇都是從浩瀚的禪門典籍中精挑細選出來的精華。

打開這本書，就像走進繁花似錦的靈性花園，你可以從容散步，看看禪師對弟子的開示，看看禪師與人的對話，看看禪師如何回答難以回答的問題，聽聽禪者濃縮畢生智慧體驗的臨終遺言，聽聽禪者被眞理敲擊心坎時精美莫名的感嘆辭章……

每一篇語錄都是源自高等心靈的訊息。

每一篇語錄都具有幫助我們找到眞我的力量。

每一篇語錄都有可能開啓你內在無窮的潛能。

每一篇語錄都能創造奇蹟。

在陽光普照的時候，光明流布十方，我們活在光明中而無感於光明的存在。

在黑暗的夜裏，我們摸索，我們匍匐前進，我們四處碰壁撞得頭破血流，這時候，一星火柴的微光都能照亮前路。

禪的黃金時代已逝，當代的大禪者又潛匿人海，無影無蹤，難以親近。

這個年代，我們必須更加堅強，秉持「自燈明，法燈明」的佛陀遺訓，堅持自己照亮自己，不要太輕易把靈性進化的責任託付給別人或虛無飄渺的神靈。

本書三百篇語錄涵蓋禪宗各個頭域的精要，可以輔助你「自己照亮自己」。

建議你在閱讀時，設法讓自己處於最好的理智與情感狀態，一篇一篇慢慢咀嚼，仔細琢磨原文的深義，不要拘泥於文字的表相，也不必強求理解。不懂很好，這樣才有眞正懂的時候。如果只是理智思維懂了，往往離禪越遠，對你並沒有實質的益處。

你也可以在睡覺前、打坐前、出門之前，閱讀其中一篇，然後讓這些禪語浸泡在你的心底，讓深層意識默默運作……

如果你喜歡走馬看花，隨心所欲瀏覽，單純享受閱讀的樂趣，這樣也很好，因爲本書提供了許多非凡的觀點、精采的故事，不但有禪的精華，還有圓融無礙的處世哲學、反敗爲勝的說話技巧……有的時候，遇到某些生活中的不如意時，不妨隨手翻開任何一頁，來自高等心靈的啓示自然就在這裏！你轉變了心境，煩惱就迎刃而解了。

本書每一篇語錄就像是一根火柴，也許有一天，你就是靠著其中一根，點燃了照耀天地的大光明。

目錄

201 體露金風

雲門文偃

問：「樹凋葉落時如何？」

師曰：「體露金風。」

《五燈會元》卷十五頁三五二

【白話新唱】

僧人問：「樹木凋零，黃葉落滿地時，如何？」

雲門文偃說：「微風徐徐吹來，露出金色美麗的法體。」

【分析與鑑賞】

禪境與優美文字結合的精品：體露金風。

樹凋葉落，代表妄見、無明都放下了；體露金風，代表見到了光明灼然的佛性。

使我聯想起，有一段時間，我住在九份的外婆家，陽臺望去即是湛藍的海灣、孤挺的基隆嶼，每天傍晚，沈迷地看著金紅滾圓的太陽緩緩下沈。奇怪！那輪夕陽恁麼巨大，彷彿是甜美的夢境，美得令人驚豔。

金紅迷人的夕陽，體露金風，象徵了宇宙秘密眞理。

202 我在你肚子裏

雲門文偃

問：「一口呑盡時如何？」
師曰：「我在你肚子裏。」
曰：「和尚爲什麼在學人肚裏？」
師曰：「還我話頭來。」

《五燈會元》卷十五頁三五三

【白話新唱】

僧人問：「當我一口呑盡天地時，是什麼樣的情形？」
雲門文偃說：「我在你肚子裏。」
僧人說：「和尚爲什麼會在我的肚子裏？」

雲門文偃說：「還我話頭來！」

【分析與鑑賞】

「一口吞盡」，代表與宇宙合一，完全無我，是開悟的另一種描述。

然而雲門文偃不認為此時此刻是將法界秘密和盤托出的時機，反而該給他一個「震撼」教育。

他順水推舟說：「我被你吞進肚子裏了！」

這是一個巧妙的比擬，形容僧人問了一個還不是時候的問題，所以要「還我話頭來」。

眞理，才有言語，便有是非對錯。

203

一字關

雲門文偃

問：「如何是啐啄機？」師曰：「響。」

問：「如何是雲門一路？」師曰：「親。」

問：「殺父殺母向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向什麼處懺悔？」師曰：「露。」

問：「鑿壁偷光時如何？」師曰：「恰。」

《五燈會元》卷十五頁三五三

【白話新唱】

人問：「什麼時候是開悟的時機？」

雲門文偃說：「響！」

人問：「什麼是和尚的心法？」

雲門說：「親！」

人問：「殺父殺母可以向佛懺悔，殺佛殺祖要向誰懺悔？」

雲門說：「露！」

人問：「鑿開牆壁偷來光明時，如何？」

雲門說：「恰！」

【分析與鑑賞】

這些問題都問得很有意思，雖然問法千變萬化，實際上都是問開悟、見性。

雲門一律答以一個無甚意義的字，後人稱之爲「一字關」。

在字面意義上，這一個字與問題毫不相干。

因此，可以說雲門是藉此來截斷問話者的思路，促使對方反觀自心，不要誤入思維的歧路。

從另一個角度看，讀者還記得天龍禪師的一指禪嗎？

一隻豎起的指頭，即是佛性獨一無二的象徵。

雲門的一字語，也是一字禪，代表了唯我獨尊的佛性。

禪的表達，成熟到這麼精緻、微妙，多少人可以領會呢？

附記：禪師教學時所說的話，未必對不相干的人有用，只要對當機者有意義，就夠了。禪師說的許多外人眼中的無意義語，聽在當機者耳裏，往往有如青天霹靂一般驚心動魄！

204 好事不如無

雲門文偃

（雲門文偃）垂語云：「人人盡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作麼生是諸人光明？」

自代云：「廚庫、三門。」

又云：「好事不如無。」

《指月錄》卷二十頁二五四

【註】＊三門：佛寺的山門共有三道，代表空、無相、無作。

【白話新唱】

雲門文偃說：「人人都有佛性的光明，只是你看不見，所以閉上眼睛時眼前一片黑漆漆。你們說看看，什麼是你們自己的光明？」

大家都沒說話。

雲門就替大家回答：「廚庫、三門。」

又說：「哎呀！好事不如無！」

【分析與鑑賞】

好事不如無的「好」是好壞的好，乃是落入比較對立的相對法，所以，即使是好事也不能要。

什麼是人人本具的佛性光明？這又是一個在言語範疇無解的難題。

因此，雲門以不答之答來■答。廚庫、三門，是現實生活中平常的東西，而平常的東西也是最偉大的東西。

是一切都平凡無奇，平凡的人就這麼看■；是一切都深刻無比，深刻的人就這麼看。

如果不能從平凡的事物看出宇宙的本質，那麼，那些一下子就被凡人視爲神聖的、出世的玩意兒，也只是被視爲如此，却不是被人體驗出來的。

有點兒像是，內定的選美冠軍小姐，永遠不是觀衆與裁判心目中的冠軍。

這樣「假得很好」，不如沒有。

205 佛是乾屎橛

雲門文偃

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
師曰：「胡餅。」
問：「如何是佛？」
師曰：「乾屎橛。」

《指月錄》卷二十頁三五七

【白話新唱】

問：「什麼是超佛越祖的道理？」
雲門文偃說：「燒餅。」、
問：「什麼是佛？」

雲門說：「乾大便。」

【分析與鑑賞】

這是著名的雲門胡餅與乾屎橛，也是西方人學禪時大感興趣的，他們以爲禪是反權威、反傳統，所以把佛祖貶爲胡餅、糞塊。

但這裏頭猶有更深刻的秘密意。

吳怡先生曾說：「乾屎橛，是古代貧窮的地方，沒有衛生紙，而用竹棒來擦屎，所以這是最髒的東西，可是雲門却以它來回答僧徒問佛。在雲門的眼中，僧徒問『如何是佛』，已把佛看成一個東西，使佛頭著糞，所以他一棒打回去，打得該僧滿頭是糞。

「雲門的『乾屎橛』和洞山的『麻三斤』大同小異，都是要截斷對方的思想。所以不要在『乾屎橛』上大作文章。否則使佛頭著糞，罪過罪過！」

這段話十分有趣味，所以摘錄於此。

但我以爲，在佛與乾屎橛之間，確實可以畫上等號。

如果佛是聖潔、偉大的，那麼，乾屎橛也與佛一樣聖潔、偉大。

反過來說，如果乾屎橛是污穢不堪的，那麼，被人們供奉在佛龕的佛也一樣污穢不堪。

《維摩詰經》說得好：「若菩薩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國土淨。」

206 沒有回答的回答

興陽清讓

僧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時如何？」

師曰：「其問甚諦當。」

僧曰：「既是坐道場，爲什麼不得成佛道？」

師曰：「爲伊不成佛。」

《景德傳燈錄》卷十三頁二四〇

【白話新唱】

僧人問：「大通智勝佛在道場打坐十劫，不得開悟，不能成佛，該怎麼辦？」

興陽清讓說：「你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僧人又追問：「既然這麼努力修行，爲什麼不能成佛？」

興陽清讓說：「是啊，因爲他不能成佛。」

【分析與鑑賞】

僧人差點兒以爲自己在跟一個智能不足者講話吧！

就好像上生理學課時，學生問：「爲什麼正常心跳一分鐘是七十二次？」

教授說：「你問得很好。」然後笑笑不再說話。

學生等了半天，又追問：「爲什麼是七十二次，不是五十二次也不是九十二次？」

教授又笑笑說：「對啊！因爲心臟一分鐘就是跳七十二次啊！」

如果眞有這種教授，保證老早被學校解聘。

可是禪師這麼回答，還被堂而皇之收錄在《景德傳燈錄》永垂不朽哩！

興陽清讓根本不理會這個問題。

就像走迷宮一樣，要走出迷宮最好的辦法就是根本不進入迷宮，人當然就在迷宮之外了。

興陽清讓如果搬出一堆佛理來解釋，即是走入迷宮團團轉了。

禪不是處理頭腦的問題。

用頭腦思考、推理，就是走入迷宮團團轉。

禪是從高空一眼瞥見全局。

那是一座只有入口而沒有出口的迷宮。

所以已經陷身迷宮的人，不要再試著向左、向右、向前、向後摸索，應該原地起飛，躍上空中，洞透全局。

這一飛躍，即是不用頭腦，而用心參究的禪法。

參究到頭腦不再作用了，就接近成了。

207 一齊掃却

風穴延沼

（風穴延沼）上堂謂衆曰：「夫參學眼目，臨機直須大用現前，莫自拘於小節。設使言前薦得，猶是滯殼迷封。縱然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觀汝諸人從前依他學解，迷昧兩躁，而今與汝一齊掃却，個個作大師子兒，吒呀地哮吼一聲，壁立千仞，誰敢正眼覷著，若覷著即瞎却渠眼！」

《景德傳燈錄》卷十三頁二四一

【白話新唱】

風穴延沼對大家說：「你們來參禪的人，要注意！禪機交鋒之時，就讓內在的佛性自在地展現，不要用平常的思維方式來應對，才能活潑潑圓轉如意。

「不然的話，就算你有過人的智巧，說得再巧妙，也還是一個沒有開箱啓封的寶藏，等於無用。

即使你的佛理搞得一清二楚，也不過是知識的堆砌，最多最多，只是一條會說話的狗兒。

「你們過去就是讀了太多佛經，被太多祖師的開示把腦子毒害了，所以不能開悟，而且，讀得越多，離開悟越遠。

「現在，我要你們把這些知識障通通丟掉，像一隻雄踞千仞險壁的獅子，大聲一吼，所有的野獸都會嚇破膽！」

【分析與鑑賞】

出世的道路，總是與世人的道路相反。

有一天早晨，我開車上高速公路到林口。當時八點半左右，北上的高速公路從五股、三重一路壅塞到重慶北路、松江路等路段，因為大批車潮載著上班族湧向台北。

然而，開往林口的南下車道，空疏寬敞，車行迅捷。

一種強烈的印象躍上心頭：越是冷門的道路，越是寬坦易行。

如果不怕寂寞的話。

與世人相反，與大衆的習性相背，往往能獲得更大的心靈空間。

修行之路也是與自己過去的經驗唱反調。

老子說：「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

基督教聖者十字若望說：「不想享受一切，而享受了一切；不想占有一切，而占有了一切；不想成就一切，而成就了一切；不想知道一切，而知道了一切。」

參禪，就是要一無所有，才會應有盡有。

208 哪裏沒有佛

風穴延沼

問：「如何是佛？」

師曰：「如何不是佛？」

《景德傳燈錄》卷十三頁二四二

【白話新唱】

有人問：「佛在哪裏？」

風穴延沼說：「哪裏沒有佛？」

【分析與鑑賞】

有一位朋友從事房屋仲介工作，成績非常好，才退伍沒幾年，就白手起家，娶妻、生子、買車、

買樓再加上銀行存款豐實，領著一批業務員日進斗金，是一位標準現代版五子登科的典型。

我向他請教成功秘訣。

他起先謙虛說只是幸運而已。

拗不過我的殷勤請問，他才說：「也許是這樣吧！每個月，我都會選一個風和日麗的日子，帶領同事到陽明山郊遊，然後我們會俯瞰大台北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讓大家感受到：到處都是我們的生意，哪裏沒有錢呢？」

然後他笑著說：「說也奇怪，每次這樣心理建設之後，再來的十天都會有爆發性的業績。」

喔！原來如此。

一句「哪裏沒有佛」道盡悟道者的心聲。

一句「哪裏沒有錢」也道盡了千萬富翁的心聲。

我忽然想起名作家林清玄有一回私下提到：「對我來說，要寫一本不暢銷的書實在很困難。」

是的，改變了自己看世界的態度，這個世界也跟著改變了。

209

鷓鴣啼處百花香

風穴延沼

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

師曰：「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野花香。」

《景德傳燈錄》卷十三頁二四三

【註】＊僧肇的〈寶藏論離微體淨品〉說：「其入離，其出微。知入離外，塵無所依。知出微內，心無所爲。內心無所爲，諸見不能移。外塵無所依，萬有不能機。萬有不能機，想慮不乘馳。諸見不能移，寂滅不思議。可謂本淨體離微也。據入故名離，約出故名微。混而爲一，無離無微。體淨不可染，無染故無淨，體微不可有，無有故無無。」

【白話新唱】

問：「開口說話，就有外界的聲音影響我們；閉口不言，又有內心的念頭影響我們。怎麼樣才

能開口也對，閉口也對？」

風穴延沼以優美的文學語句說：「我常常懷想江南的美景，在那暖和的三月天，鷓鴣鳥啼唱的地方，正是不知名的野花，隨風飄香！」

【分析與鑑賞】

表面上看，風穴延沼的感性抒發與問者的理性質問完全不搭調。

這使我們聯想到，許多成道的大師，往往喜歡感性的抒發，勝過理性的解析，儘管他們的理性解析既精密又周延。

有一則雋永的現代軼事：

某一天，諾貝爾物理獎得主布洛克和海森堡沿著海灘漫步。

布洛克興奮地不停講述關於太空數學結構的一個新理論。

海森堡聽著聽著……，最後擡起頭來說：「天空澄碧，鳥兒翩翔其上！」

是的，人類進化的一個目標是讓理性與感性完美協調，產生一種高等智慧，一種洞見，一瞥之下就能了然事物的眞相，認知眞相的極美。

回到問話者的問題，「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意思就是說，凡夫不管說話或沈默，都在色受想行識的五蘊運作中打轉，怎麼樣才能說話也合乎道，沈默也合乎道？

不妨這麼說，風穴延沼指出了大自然的純粹精神，以純然的心去感知春天到了，鳥兒啼了，野花香了！在這純然之境上不再加上概念、成見，就這樣就合道了。

也就是《金剛經》所說：「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生無所住心。」

210 問在答處

風穴延沼

（風穴延沼）示衆：「先師曰：『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會麼？問在答處，答在問處。雖然如是，有時問不在答處，答不在問處，汝若擬議，老僧在汝脚跟底。」

《指月錄》卷二十一頁三六三

【白話新唱】

風穴延沼說：「我那圓寂的師父（汝州寶應和尚）曾說過：『想明白眞理，就不要拿問題來問。』你們明白嗎？問題就是答案，答案就是問題。不過呢，有時候問題與答案兩不相干，你如果想好好思考，哈哈！眞是好徒弟，把老師踩在脚下了！」

【分析與鑑賞】

「汝若擬議，老僧在汝脚跟底。」這是徒弟侮辱老師最大的方法，表現得很愚蠢也。

禪是直觀的智慧，有時候表現出一種簡潔的作風。

例如，如果有人問禪師：「肚子餓了，爲什麼會餓？」禪師可能會說：「肚子餓了，就去吃飯，囉嗦什麼？」或者說：「肚子餓了，是因爲肚子餓了！」却絕對不會說：「肚子餓了，是因爲血糖不足了，引起神經反應……」這即是問在答處，答在問處。

另外，有時候爲了啓發問話者的參究趣味，禪師會問東答西。例如：

問：「肚子爲什麼會餓？」

答：「石頭爲什麼不餓？」

或答：「吃完飯，記得喝杯茶，有助消化。」

或答：「今天天氣很好。」

這就是答不在問處，問不在答處。

這時，問話者不能用思考去思考（雖然不可避免地會先經過這個階段），而要離開心意識來參究。

附註：現代的禪師也有可能會回答：「肚子餓了，是因爲血糖不足。」不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211 巴陵三句

巴陵顥鑑

僧問巴陵：「如何是提婆宗？」
陵云：「銀盌裏盛雪。」
問：「如何是吹毛劍？」
陵云：「珊瑚枝枝撐著月。」
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
陵云：「雞寒上樹，鴨寒下水。」

《人天眼目》卷三，大正藏第四十八冊頁三一三上

【註】＊提婆宗：提婆是龍樹的高徒，被尊爲禪宗天竺第十五祖。提婆宗，在此做爲禪宗的代名詞。

【白話新唱】

僧人問巴陵顥鑑：「什麼是禪？」

巴陵說：「明亮的銀盌中，盛滿潔淨的白雪，白雪與銀盌交相輝映，分不出彼此。」

僧人又問：「什麼是吹毛立斷的無敵劍？」

這就是問什麼是佛性了。

巴陵說：「美麗的珊瑚向天上伸展，每一枝都向著月亮！」

又問：「禪的心法與佛的教理是一樣還是不一樣？」

巴陵說：「天氣寒冷了，雞就飛到樹上，鴨子就游於水中，一切是這麼自然。」

【分析與鑑賞】

銀盌盛雪，珊瑚枝枝撐著月，雞寒上樹鴨寒下水，這三句話答得切題又漂亮，雲門文偃激賞極了，曾說：「他日老僧忌辰，兄舉此三轉語，供養老僧足矣！」

「銀盌盛雪」，光明一片，分不出彼此，代表無分別心，無差別心，唯一眞實。

「珊瑚枝枝撐著月」，從不同方向，向上生長分岔的枝條最後都指向月亮（喻佛性），佛性如月亮一般普照萬物，任何事物都是佛性的顯化，也就是佛經說的：「一切世界諸所有相皆即菩提妙明

眞心。」

「雞寒上樹，鴨寒入水」，同樣是天氣冷了，雞鴨各有不同的反應模式，都達到了避寒的效果。禪的教學與佛法義理的教學，也許在形式上有許多差異，最後的目的仍然是一樣的，使苦難的生命離苦得樂，向無窮的輪迴揮手道別。

正是所謂的：「入道無二路，方便有多門。」

212 一句變兩句

羅漢桂琛

問：「如何是羅漢一句？」

師曰：「我向汝道，却成兩句。」

《指月錄》卷二十一頁三六七

【白話新唱】

僧人問：「什麼是您的一句最核心的法語？」

羅漢桂琛說：「我如果說一句，就變成了兩句，兩句又變成一萬句，把天下衆生搞得糊裏糊塗了！」

【分析與鑑賞】

據說，在中國對日抗戰時，缺乏探測日本飛機的雷達站，所以都由觀測站目測，然後打電話逐層傳報。

有一次，一架日本飛機孤零零向重慶的方向飛過來了，最外圍的觀測員馬上搖電話通報說：「一架小日本的飛機來了！」

對方反問：「一架嗎？」

觀測員說：「是一架！」

於是中間觀測站趕忙搖電話向下一站通報：「十一架日本飛機來了！」

對方反問：「就是十一架嗎？」

「就十一架沒錯！」

對方一聽，火急搖電話到重慶最高指揮部通報：「九十一架飛機來了！趕快拉防空警報，全體市民緊急避難……」

這就是羅漢一句變兩句變萬句的精確寫照，雖然它只是一個笑話。

213 堅固法身

大龍智洪

僧問大龍：「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

龍云：「山花開似錦，澗水碧如藍。」

《碧巖錄》卷九，大正藏第四十八冊頁二〇八上

【白話新唱】

僧人問：「這個肉身早晚會敗壞，什麼是堅固不壞的法身呢？」

大龍智洪說：「盛開的山花像錦緞一樣柔美，清涼的澗水如天空般碧藍。」

【分析與鑑賞】

「山花開似錦，澗水碧如藍」，是美麗的文學語言，使我們看到了大龍智洪不願意以說理的方式

來回答，而寧可以一種感性的描述，來抒發他對眞理的經驗。

表面上看，脆弱的肉身與堅固的法身，對立且境界懸殊。但是禪師眼中，兩者是一體的兩面。凡人只看到脆弱的肉身，禪師以超越的觀點却同時看到兩者互不牴觸。

豔麗盛放的山花，豈不是像青春妍妙的少女？少女會變成雞皮鶴髮的阿婆，山花也會隨春去秋來凋萎，山花豈是堅固法身？

碧綠的澗水，在不斷沖刷飛濺，順勢下流時，隨時會蒸發、飛逝、改道，在不斷運動過程中，隨時改變自身的形體與位置。這麼善變的澗水，又豈是堅固法身？

但是大龍智洪肯定說：「是！」

你眼中所見的一切都是堅固法身！

即使是最脆弱最短暫的存在，諸如瞬間生滅的肥皀泡泡、朝生暮死的蜉蝣……，都是堅固法身的顯現。

有一位朋友創設了一座靈修道場，其中有三座精美的壓克力展示箱，空無一物，人們問他：「爲什麼裏面不擺東西？」

他說：「因爲那是空性的展示箱。」

我糾正他：「不對！空性不需要你以空無一物來展示祂，空性本就無所不在。」

我再補上一句：「空無一物的展示箱，其實展示的是人們對空性的誤解。」

所以，人們以爲肉身危脆，也是顯示了人們對堅固法身的誤解。

這個複雜多變的世界，就是空性的超大型展示箱。

214 隨流始得妙

大浪和尚

僧問：「既是喝河神，爲什麼却被水推？」
師曰：「隨流始得妙，倚岸却成迷。」

《景德傳燈錄》卷二十三頁四七一

【白話新唱】

僧人問：「既然是一喝就能令水流停住的神仙，爲什麼還會被水衝走？」
大浪和尚說：「隨著水流流去才妙，倚在岸邊不動却迷。」

【分析與鑑賞】

隨流始得妙，即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倚岸却成迷，即是「凡所有相，皆是虛妄」。

隨流始得妙，即是任運、逍遙、自在、沒有自己的主觀意志。

倚岸却成迷，即是執著、繫縛、緊張、我執巨大如山。

「隨流始得妙，倚岸却成迷」，指出了人的心該如何運作，也提供了極好的處世原則——與眾生同流，却不與眾生合污。

215 四十年方打成一片

香林澄遠

（香林澄遠）謂衆曰：「老僧四十年方打成一片。」言訖而逝。

《指月錄》卷二十一頁三七四

【白話新唱】

香林澄遠對大衆說：「老僧花了四十年功夫才把悟境與生活打成一片，這事不簡單啊！」話說完，就圓寂了。

【分析與鑑賞】

從修行到開悟，對大多數現代人來說，是一段近乎不可思議的路程，但是勉強還有人辦成了。

可是從開悟到徹悟，以智慧的光完全照遍意識每一個幽暗的角落，更是一段漫長的路程，說不定每一千年才會有一兩人走完。

還在修行的人，常以爲開悟就一了百了。開悟的人，尤其開悟一段時間以後，更會覺得累劫遺下的習氣是多麼根深蒂固，總是有清不完的漏網之魚。

香林澄遠說：「老僧四十年方打成一片。」非常實在，値得已悟的人銘記在心。

有人問：「剛開悟，開悟一段時間，與徹悟的人有什麼差別？」

也許一個小故事可以代答。

求道者來到一個地方，看見三個正在砌磚的工人，他問他們在做什麼。

第一個工人說：「我在砌磚。」

第二個工人說：「我在砌一面牆。」

第三個工人面色安詳喜悅，他說：「我正在蓋一座大教堂。」

216 沒有閒功夫

首山省念

問：「學人久處沈迷，請師一接。」

師曰：「老僧無恁麼閒功夫。」

僧曰：「和尚爲什麼如此？」

師曰：「要行即行，要坐即坐。」

《景德傳燈錄》卷十三頁二四六

【白話新唱】

僧人說：「我長久迷昧，渴望開悟，請師父接引。」

首山省念說：「老僧沒有這種閒功夫。」

僧人有點驚訝說：「和尚怎麼這麼不慈悲？」

首山省念說：「要走就走，要坐就坐，禪就是這麼簡單，有什麼好接引你的？」

【分析與鑑賞】

悟道的人，不是不思量，而是無物可思量。

首山省念也不是不想接引他，而是沒什麼好接引。

佛也不是不說法，而是沒法可說，然而還是說了四十九年的法。

人生沒什麼意義，但是仍然生龍活虎過一生。

這就是「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

217 閒著也是閒著

首山省念

（首山省念）示衆曰：「佛法無多子，只是汝輩自信不及。若能自信，千聖出頭來，無奈汝何。何故如此？爲向汝面前無開口處。只爲汝自信不及，向外馳求，所以到這裏。假如便是釋迦佛也與汝三十棒。然雖如是，初機後學，憑個什麼道理？且問汝輩，還得與麼也未？」良久曰：「若得與麼，方各無事。」

《指月錄》卷二十二頁三八〇

【白話新唱】

首山省念對大家說：「佛法其實就是這樣，只是你們沒有自信，不敢承擔。如果你們有強烈的信心，完全相信：只是這樣，那麼即使是所有的佛一起出現在你們前，異口同聲說你錯了，你也絲毫不會動搖。爲什麼呢？因爲在你面前，諸佛連開口說話的題材都找不到。

「可惜你們沒有這份自信，要向外尋找，今天才會來到這裏找我。你們身懷寶珠而不知，這麼癡呆，慈悲的釋迦牟尼佛也要打你們三十棒。

「儘管如此，你們總是剛剛開始學禪，到底要求些什麼呢？我且問你們，你們要求些什麼呢？」

過了許久，首山省念才接口說：「只要你們知道自己所求的東西原本就有，那就是無事人了。」

【分析與鑑賞】

有位朋友在公家機關上班，待遇優厚，工作又輕鬆，可以有許多時間來研讀修行的資料，到處參訪奇人異士。

同事問他：「你時間那麼多，爲什麼不是看書就是往外跑？」

他說：「閒著也是閒著，做什麼都好。」

然後他反問：「你這個問題眞奇怪，如果我常去跳舞、喝咖啡，你是不是也要問我：你時間那麼多，爲什麼偏要……」

是的，其實每一個人的內在極深之處，完全明白人人本自無事，只是，閒著也是閒著，何妨來人間走一趟，看看有什麼有趣的事。

成道的大師，才是真正能夠享受閒著也是閒著的樂趣。他可以一個人坐在椅子上，一坐一個下午，不需看書不需聊天，純然享受閒著也是閒著的無事一身輕的至樂。

而一般人，閒著也是閒著時，總是忍不住要做點什麼、看點什麼、吃點什麼、打個電話……

218 快禮三拜

三角志謙

僧問：「如何是佛？」

師曰：「速禮三拜。」

《景德傳燈錄》卷十三頁二四七

【白話新唱】

僧人問：「怎麼樣可以成佛？」

三角志謙說：「還不快禮三拜！」

【分析與鑑賞】

你已經是佛了！我已經把最快成佛的法門告訴你了，所以快禮三拜。

青原第六世的保福從展也曾有類似的對話：問：「諸餘即不問，聊徑處乞師垂慈。」

師曰：「不快禮三拜！」

附記：首山省念曾經說過：「識得拄杖子，行脚事畢。」三角志謙下了一註語說：「識得拄杖子，入地獄如箭射。」

妙哉！三角志謙在唱反調嗎？

正如，某甲說：「明白佛法，就解脫了！」某乙則說：「明白佛法，麻煩才大了！」

219 別人打鐘，自己心痛

石門慈照

（石門慈照）上堂云：「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諸上座！維那打鐘，還覺心痛也無？若不覺痛，與古人相違；若覺痛，爲什麼含笑上來？直須仔細！」

《古尊宿語錄》卷九頁九十九

【白話新唱】

石門慈照對大家說：「僧肇法師曾經說過：天地與我們是同一根源，萬物與我們是渾然一體。諸位！維那打鐘的時候，你有沒有感到心痛？如果沒有，那就與古德的說法違背；如果覺得痛，爲什麼你們現在還笑著聽我說話？」

看到徒眾都傻笑著，他只好接下來說：「唉！你們要仔細弄清楚啊！」

【分析與鑑賞】

一個簡單的問題：「《般若心經》說無眼耳鼻舌身意，爲什麼你還有眼耳鼻舌身意？」這個混淆第一義諦與世俗諦的問題，很容易令人腦筋打結。

又如《金剛經》說：「諸法平等，無有高下。」爲什麼籃球選手那麼高，足球選手那麼矮？保證這麼一問，一大票老修行人紛紛中箭落馬。

石門慈照這段開示，不外乎想打開門人的眞心，超越五官的束縛，直接看見「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的眞知。

一個別人打鐘自己心痛的人，其實不是眞的領會眞相，只是神經過敏。

一個別人打鐘自己心不痛的人，反而可能默然契合「萬物與我一體」。

石門慈照忘了再問一句話，我替他問：「爲什麼別人打鐘，偏偏你的心會痛？又爲什麼，不是你的頭痛、手痛、脚痛，哪裏痛都行，偏偏是心痛呢？難道只有你的心與鐘是一體，你的手、你的脚、你的頭，都不是一體嗎？」

220 看死病僧

葉縣歸省

（葉縣歸省）因去將息寮看病僧，僧乃問曰：「和尚！四大本空，病從何來？」

師曰：「從闍黎問處來。」

僧喘氣，又問曰：「不問時如何？」

師曰：「撒手臥長空。」

僧曰：「哪！」便脫去。

《指月錄》卷二十三頁三九六

【白話新唱】

葉縣歸省去將息寮探望生病的僧人，病僧乘機問：「和尚！如果四大本性空寂，爲什麼我還會生病呢？」

歸省說：「病就從你想問這個問題而來。」

病僧聽了，有幾分被打動，忍不住喘氣，一會兒又問：「如果連問都不想問呢？」

歸省說：「那就可以放下不管，永遠安住於空性。」

病僧驚喜地喊了一聲：「啊！」就過世了。

【分析與鑑賞】

葉縣歸省所說的「撒手臥長空」，字面上看起來是死去的意思，其實描述的是悟道者的心境。病僧何其有幸，臨死之前，得聞佛法大義，真正做到「撒手臥長空」。

我們不禁要問：病僧本來還活著，雖然生病了，為什麼一悟就死了？

難道開悟是這麼恐怖嗎？

這位一悟就死的病僧，給了後人一個很棒的啓示：凡人是有所執著才會活著，完全沒有執著就了無牽掛，隨時可以自由來去了。

人若貪生畏死，當然無法領會「生亦何歡，死亦何懼」的心情，所以去探病時，無不希望病人早一點恢復健康。

禪師極清楚，衆生都是病人，精神上的病人，心病比身病更加根深蒂固，心病才是身病的根源。所以禪師去探病，最好是乘機把他的心病也連根拔除，做個身心都不病的人。

倘若如這位病僧一樣，心病一除，也順勢斬斷與塵世的縛繫，漂亮地圓寂了，那麼，我以爲，死得漂亮，死得乾淨俐落，死得無牽無掛，才是人生最大的喜事。

221 鈎子與錐子

谷隱蘊聰

（谷隱蘊聰）上堂云：「十五日以前諸佛生，十五日以後諸佛滅。十五日以前諸佛生，你不得離我這裏，若離我這裏，我有鈎子鈎你。十五日以後諸佛滅，你不得住我這裏，若住我這裏，我有錐子錐你。且道正當十五日用鈎即是，用錐即是？」

遂有頌云：「正當十五日，鈎錐一時息，更擬問如何，回頭日又出。」

《指月錄》卷二十三頁三九七

【白話新唱】

谷隱蘊聰說：「十五日以前，諸佛出生；十五日以後，諸佛入滅。十五日以前，諸佛出生，你不能離開我這裏，如果離開我這裏，我有鈎子鈎你回來。十五日之後，諸佛入滅，你不能住在我這裏，如果住在我這裏，我有錐子錐你出去！現在我問你，正當十五日這一天，是要用鈎子鈎你來，

還是用錐子錐你去？」

【分析與鑑賞】

谷隱蘊聰這段話談的是見地與錘鍊禪者的技巧。

十五日，代表開悟，十五日以前即開悟之前，須用鈎子鈎學人向前邁進，好讓內在的佛性誕生。十五日以後，即開悟以後，既已見性，就不能再執著於佛性，所以要用錐子錐你拋棄過去對佛性的追求渴慕心，拋棄過去因執著根本我見而起的習氣。

現在問題來了，開悟前後怎麼修行都好辦，可是開悟的當下是怎麼發生的呢？是用鈎子還是錐子呢？

兩個都不對。

開悟不是任何努力的結果。

開悟是求不來的。

開悟是當你準備好了以後，突然跳出來的。

開悟是自己找上你的。

你只要把自己準備好，其他的，就交給佛性去自動執行吧！

禪師，就是用鉤子把你鉤到使你準備完畢的那一點，等到開悟發生了，再用錐子錐得你沒有可停留之處。

222 佛法拖吊車

廣慧元璉

（廣慧元璉）示衆：「佛法本來無事，從上諸聖盡是捏怪，強生節目，壓良爲賤，埋沒兒孫。更有雲門、趙州、德山、臨濟，死不惺惺，一生受屈。老僧這裏即不然，便是釋迦老子出來，也貶向他方世界，教伊絕跡去。何故如此？免慮喪我兒孫。」

《指月錄》卷二十三頁三九八

【白話新唱】

廣慧元璉對大家說：「佛法本來是要讓大家無事，自在快樂，哪想到從古以來，諸佛諸祖搞三捻四，憑空杜撰一堆奇怪的東西，要人家學這個道理、修那個大法，簡直就是逼良爲娼，誤人子弟！

「還有那些雲門、趙州、德山、臨濟，一生想要教人學禪，辛苦一輩子，何苦來哉！

「老僧我不這麼搞，就算釋迦老頭子來了，也教他滾到其他世界去，不要在我這裏害死我的親

朋好友徒子徒孫！」

【分析與鑑賞】

有一天，我開車上高速公路，遠方的路肩有數盞紅藍交織的閃光燈緩緩移動，並看見黃色的車身，我第一個聯想是：兩部專跑高速公路的拖吊車各自拖著一輛拋錨的汽車。可是又前進了一段路，看清楚了，我才發現，原來是一輛拖吊車拖著另一輛拖吊車。

我覺得有趣極了！想必後面那輛拖吊車開著開著居然故障了，司機修理了老半天，實在是束手無策，終於召來同伴把自己拖走。

原來，拖吊車也有故障的時候，這時，它需要另一輛拖吊車來救援。

佛法，原本也是一部把衆生拖離三界火宅的拖吊車。可是不知從什麼時候起，被扭曲的佛法，或者說被不當運用的佛法，變成一部故障的拖吊車，不但不能救人，反而把人拖向火宅更深處。

這時，禪師呵佛罵祖，只不過是提醒衆生，注意了！這部拖吊車有問題！

請學佛參禪的人，隨時檢查你的拖吊車是否出問題了，永遠不要羞於召喚另一部功能完整的拖吊車前來援助。

223

三世諸佛一時證明

天臺德韶

問：「一身即無量身，無量身即一身，如何是無量身？」

師曰：「一身。」

曰：「恁麼則昔日靈山今日親睹。」

師曰：「理當即行。」

乃曰：「三世諸佛，一時證明！」

《五燈會元》卷十頁二一一八

【白話新唱】

僧人問：「一身即是無量身，無量身即是一身，什麼是無量身？」

天臺德韶說：「一身。」

僧人說：「既然如此，兩千五百年前釋迦牟尼佛靈鷲山說法的場面，現在也能親眼目睹。」

天臺德韶說：「你說得很對。」

又說：「過去、現在、未來的諸佛，同時證明這句話是對的。」

【分析與鑑賞】

打破了狹隘的認知模式，宇宙是令人驚喜的。一即是一切，一切即是一。整個人體的秘密就在一顆細胞內，全部宇宙的奧妙就在一粒沙子裏。過去、現在、未來的歷史同時存在，所以三世諸佛可以同時證明。

在永恆的現在，人們只能活在當下，也一定活在當下，人們所需要的是發現自己原來就活在眼前一瞬，而不需要去「傾宇宙之力活在眼前一瞬」。

當一個人眞正活在當下，他反而不受直線時間觀念的束縛，可以與過去、現在、未來的諸佛諸祖以及不同時間的自我感通。

所謂「求人不如求己」，在永恆的現在，每個人都已開悟，都已成佛，如果一定要求助神佛的加持庇護，不如向未來成佛的自我祈禱吧！

224 解鈴還需繫鈴人

泰欽法燈

師在衆日，性豪邁不事事，衆易之，法眼獨契重。

眼一日問衆：「虎項金鈴，是誰解得？」

衆無對，師適至，眼舉前語問，師曰：「繫者解得。」

眼曰：「汝輩輕渠不得。」

《指月錄》卷二十三頁四〇七

【白話新唱】

泰欽法燈還沒分化一方時，性情豪邁，不大管事，大家認爲他不能任事，不看重他，但是法眼文益却很契重他。

有一天，文益問大家：「老虎的頸子綁了一只金鈴，誰可以解下來？」

大家無言以對。

正好泰欽法燈來了，法眼文益再問一遍，他毫不思索就說：「誰把金鈴綁上去的，誰就可以解下來。」

法眼文益對大家說：「你們輕視他不得！」

【分析與鑑賞】

咱們中國人常用的成語「解鈴還需繫鈴人」正是從這則對話來的，後來《紅樓夢》第九十回也說了類似的話：「心病終須心藥治，解鈴還得繫鈴人。」

現在，我們要問了：老虎是最凶猛的山獸，是誰有能耐讓牠乖乖地被繫上金鈴？

如果繫金鈴的人能讓凶猛的老虎乖乖被綁上鈴鐺，他又何必多此一舉替老虎繫上金鈴呢？

既然已經繫上了，又何必多此一舉解下來呢？

這都是禪師對人類生死輪迴的巧妙譬喻。

且提示一二經語：

《圓覺經》說：「始知衆生本來成佛，生死涅槃猶如昨夢。」

又說：「一切如來妙圓覺心，本無菩提及涅槃。亦無成佛及不成佛，無妄輪迴及非輪迴。」

我忽然想起一句老話：「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

原來這些平常話，都蘊藏了人類生死之智。

225 佛與賤人

永安道原

僧問：「如何是佛？」

師曰：「咄！這旃陀羅！」

曰：「學人初機，乞師方便。」

師曰：「汝問什麼？」

曰：「問佛。」

師曰：「咄！這旃陀羅！」

《五燈會元》卷十頁二三六

【註】＊咄：喝斥對方的聲音。

＊旃陀羅：梵語，賤民之意，等於是罵對方：「你這個賤人！」

【白話新唱】

僧人問：「請問什麼是佛？」
永安道原大喝一聲說：「你這個賤人！」
僧人誠惶誠恐說：「我剛開始學禪，請師父方便接引。」
永安道原溫和地問他：「你想問什麼？」
僧人說：「問什麼是佛？」
永安道原又大喝一聲說：「你這個賤人！」

【分析與鑑賞】

眞佛不可說，可說非眞佛。
於不可說而強言說，謂之「壓良爲賤」。
其實，永安道原也大可以回答他：「你就是佛！」
可是這話理雖妥當，却不契合當下之機。
永安喝斥他，說他是賤人，並不是因爲他是賤人，而是自己是佛却向外求佛，故謂之賤。
這使我聯想起一個笑話。

「我到潛水用品店買潛水設備，挑了一具面罩和呼吸管，接著又試了幾雙蛙鞋，但都覺得很緊。

「我問老闆：『有沒有更大的？』然後我說：『我平常都穿特大號的。』

「老闆低頭看了看我的腳，露出狡詰的眼神說：『兄弟！你有這麼大的腳，還需要蛙鞋嗎？』」

226

靈利的人

法端慧月

僧問：「學人恁麼上來，請師接。」

師曰：「不接！」

曰：「爲什麼不接？」

師曰：「爲汝太靈利！」

《五燈會元》卷十頁二三二

【白話新唱】

僧人說：「我遠道而來，請師父接引。」

法端慧月說：「我不接引你。」

僧人問：「爲什麼不接引？」

法端慧月說：「因爲你太靈利！」

【分析與鑑賞】

太靈利的人，舉一反三，問一答十，腦筋像電腦一樣高速運轉。而這，反而是禪的天敵。遇到這種人，禪師更要謹言愼行，免得好話說盡，被他學到一嘴滾瓜爛熟的口頭禪。

我想起一個故事，也許可以詮釋這種靈利的人。

有位靈利無比的人不遠千里走到上帝的殿堂，請求祂賜與宇宙的智慧、眞理的眼睛。上帝揩揩汗，說：「今天好熱！」

然後祂提議說：「孩子！你先去幫我討一杯水，然後我再爲你說法。」

於是靈利的人走向村落，向第一戶人家討水。

一位綺年貌美的女孩來應門，靈利的人剎時吐露出玫瑰一般芬芳的辭令，於是兩人一見鍾情，不久就結婚了，託上帝之福還生了好幾個小孩。

有一天，老天下雨不停，天上的水不斷下著下著……，洪水開始氾濫，淹沒了村落，沖走了房舍。

靈利的人，左手抱住妻子，右手抓住孩子，肩上扛著家當，眼看自己也快被水淹沒了，他終於想起上帝，大聲喊道：「主啊！救救我吧！我快被水淹死了！」

上帝立刻現身，說：「我要的那杯水呢？」

227 烏龜神功

建寧旺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入市烏龜。」

曰：「意旨如何？」

師曰：「得縮頭時且縮頭。」

《五燈會元》卷十六頁三九三

【白話新唱】

僧人問：「什麼是祖師西來意？」

建寧旺禪師說：「就像走入市集的烏龜。」

僧人問：「什麼意思呢？」

旺禪師說：「該縮頭的時候就縮頭！」

【分析與鑑賞】

烏龜遇到險境時，頭、四肢與尾巴往殼內一縮，就沒事了！看在佛教徒的眼中，給了一個譬喻：人們遇到色、聲、香、味、觸、法的外界六塵時，就要如龜藏六，把眼、耳、鼻、舌、身、意收攝起來，不被外境干擾。

如龜藏六，並不是說不去用六根，否則，不看、不聽、不聞、不思，與草木瓦石有什麼兩樣？如龜藏六，講玄一點，就是「善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講白一點，則是正確的見、正確的聽、正確的思考……，以事物的眞實面目來認知，而不是被外六塵迷惑混淆。

更進一步說，當人進化到某一層次以後，可以不靠耳朵聽、不靠眼睛見，而是用更高等的精神感官去感知。許多成就者擁有種種奇妙的神通，甚至六根可以互用。因爲當我們的眞心與宇宙合一，我們不再需要作用有限的肉體感官，便可以隨意感知各種宇宙之內的現象，隨意通過任何感官都可以達到感知的功效，即使不透過感官，直接以心感知也行。

或者該這麼說，其實是以心直接感知，只是生活在物質世界的我們，把自己催眠成「我們必須

靠六根去感知宇宙現象」。

每個人都是大催眠師，把自己催眠得完全成功，從佛變成凡人。

所以，從凡人返回佛，所需要的不過是「反催眠」。

時時提醒自己：「世界不只是眼睛看到的，耳朵聽到的……，這一切只是眞相的一小部分而已……」

228 佛法遍天下

法華全舉

（法華全舉）示衆：「釋迦不出世，達摩不西來，佛法遍天下，談玄口不開。」

《指月錄》卷二十四頁四一八

【白話新唱】

法華全舉對大家說：「釋迦牟尼佛從來沒有出現在世界上，達摩祖師也從未來過中國，可是佛法仍然滿天下啊！想談論最玄奇的道理何必開口？」

【分析與鑑賞】

這段開示，談的是「諸法本不生」的理趣。於第一義諦中，無人無我無佛，所以釋迦不曾出世，達摩不曾西來。

不過，換個角度來看，猶如佛陀曾經對與現實人生痛苦無關的十四種形上學問題，採取沈默不答的態度，我們也可以這麼看，釋迦出不出世，達摩來不來，與你我的身心執著有什麼相關？管他去！

日本鎌倉時代，有位眞觀禪師，許多人向他詢問一些難題，他一一接見，却很少答覆。有一天，一位五十多歲的老修行人問他：「我自幼研究天臺思想，但有一點我始終不能了解。天臺宗認爲：草木畢竟成佛。在我看來，這是非常奇怪的說法。」

眞觀看了他半晌，一個頭已泛白的人，還在被與自己不相干的問題困擾著。

「討論草木如何成佛，對你有何益處？」眞觀銳利的眼神透入對方的心裏，「你應該知道的是你自己如何成佛。你有沒有想過這點？」

老修行訝異地說：「奇怪，我從來沒有那樣想過。」

眞觀說：「那就回去好好想一下吧！」

附記：爲什麼說「佛法滿天下，談玄口不開」？已經明明白白在眼前了，何必多言？

《聖經》說：「何必為衣裳憂慮呢？你想田野裏的百合花怎麼長起來？它也不勞苦，也不紡織。然而我告訴你們，就是所羅門極繁華的時候，他所穿所戴的，還不如這一朵野花哩！……所以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

229 恰值庵主不在

谷泉大道

倚遇上座來參，問：「庵主在嗎？」
師曰：「誰？」曰：「行脚僧。」師曰：「作什麼？」曰：「禮拜庵主。」
師曰：「恰值庵主不在。」曰：「你聻！」
師曰：「向道不在，說什麼你我！」拽棒趁出。

《指月錄》卷二十四頁四一九

【白話新唱】

有一天，倚遇上座來參問，說：「庵主在嗎？」
谷泉大道說：「誰？」
倚遇：「我是行脚僧。」

谷泉說：「來做什麼？」

倚遇：「來禮拜庵主。」

谷泉說：「眞是不巧，庵主正好不在。」

倚遇說：「不就是你嗎？」

谷泉說：「已經跟你說不在了，還講什麼你呀我的！」抓起棒子就把倚遇上座趕出去了。

【分析與鑑賞】

「恰值庵主不在」，翻成白話就是，正好我不在。

悟道者，我是無我的存在，生活是無我的我在生活，禪定是無我的我在禪定，開悟是無我的我開悟。

恰值庵主不在，也就是「無我」的表達。

倚遇回答：「不就是你嗎？」這話的功力是比較差，因爲他用肯定表達法，一不留意就觸犯機鋒。如果他反問：「那麼說話的是誰？」就搶回了發球得分的先機，谷泉大道就必須再使出新招了。

時時保持「正好我不在」，才能夠「縱形大化中，無喜亦無憂」。

230

菜園對話

興陽清剖

（興陽清剖）在大陽作園頭，種瓜次，陽問：「甜瓜何時得熟？」

師曰：「即今熟爛了也。」

曰：「揀甜底摘來。」

師曰：「與什麼人喫？」

曰：「不入園者。」

師曰：「未審不入園者，還喫也無？」

曰：「汝還識伊麼？」

師曰：「雖然不識，不得不與。」

陽笑而去。

《指月錄》卷二十四頁四二五

【註】 *園頭：寺廟裏負責種菜的職稱。

【白話新唱】

興陽清剖在大陽警玄的道場當園頭。有一天，他正在種瓜時，大陽問他：「甜瓜什麼時候成熟？」意思是，什麼時候開悟呢？

興陽說：「早就熟得不能再熟了！」意思是，早就開悟，連開悟都懶得提了。

大陽說：「那就揀甜的摘些來吧！」意思是，那就談開悟的體驗吧！

興陽說：「甜瓜給什麼人吃呢？」意思是，要說不難，問題是法本無人無我，要說給誰聽呢？

大陽說：「摘給沒入菜園的人聽。」意思是，說給那些還沒開悟的人聽。

興陽說：「不知道沒入菜園的人能吃得下肚嗎？」意思是，沒開悟的人聽了，對他有幫助嗎？

大陽說：「你還認得他嗎？」

這句話的含意又往上一轉，由未入園者轉到那不可識不可說的佛性去了。

興陽說：「雖然不認識，却也不能不把一切都交給他了！」

佛性是不可以智識去認識的，倘若這樣去認識就不是佛性了，所以興陽說「不談伊」。可是一切

又都離不開佛性，所以說「不得不與」。

興陽見他應答流暢，一笑而去。

【分析與鑑賞】

這段對話，表面上的意思與實際的意思完全兩回事，心理學家也許會說這是「曖昧溝通」。可是雙方都完全洞悉彼此的弦外之音、言外之意，雙方巧妙地隔山打牛，招招精確，所以其實是「完全溝通」。

倘若禪師以這種說話方式來跟普通人溝通，這就是「交錯溝通」了！普通人只了解表面意思，卻完全不能進入語意背後那浩翰遼闊的靈性世界。

在我看來，學佛之人大半也是與釋迦牟尼佛「交錯溝通」。他們以爲佛陀說的法就是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可是佛陀如果復起於地下，他老人家一定會搖頭說：「非也，非也！」

如果佛陀在此時此刻出現在臺北，目睹了佛教的現況，他會很驚訝地發現：百分之九十九的佛教徒不認爲他是佛陀，因爲他沒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然後他也會對現在流行的佛法感到十分驚奇：「咦！這不是我當年極力貶斥的外道思想嗎？」

再來他會大吃一驚：「我不是說過要自依止、法依止嗎？」

他輕輕歎了一口氣，然後說：「唉！我眞是早出生了兩千五百年，當年弟子們對我的恭敬，比起你們對當代大師的崇拜，眞是遠遠不如呀！」

佛陀最後說：「不過臺北眞是一個好地方，娑婆世界的痛苦，臺北眞是絕佳的活體展示館！」

231 既來之，則安之

蘇軾

蘇東坡在杭州，與佛印同遊，一日過山遇于九里松，握手縱步。

坡見一峰高峻峭，即問佛印曰：「何山？」佛印答云：「此飛來峰也。」

坡曰：「何不飛去？」佛印曰：「一動不如一靜。」

坡曰：「若欲靜，來如何？」佛印曰：「既來之則安之。」

《東坡禪喜集》卷九，現代佛學大系第四十八冊頁一一九

【白話新唱】

蘇東坡在杭州時，常與佛印禪師來往。有一天，蘇東坡遊山玩水時，在九里松遇到佛印，兩人就攜手同遊。

東坡見到一座山峰高峻陡峭，問佛印說：「這是什麼山？」

佛印說：「這就是飛來峰。」

東坡開始打機鋒說：「爲什麼不飛走呢？」

佛印說：「一動不如一靜。」

東坡說：「如果要靜，當初何必要飛來？」

佛印說：「旣來之則安之。」

【分析與鑑賞】

好雪片片，不落別處！你不必問雪花爲什麼不落在別處，偏要落在這裏？因爲，雪花不論是落在哪裏，都是最好的地方。如果有最好的地方，它已經去了，所以它所在之處即是最好的地方。

我忘記了哪一部佛經說過的話，但我很喜歡：「隨所住處恆安樂。」

森羅萬象，一人一事一地一物一理……，都恰如其分表現自己，該飢寒交迫的飢寒交迫，該富貴雙全的富貴雙全，該貪瞋癡的貪瞋癡，該戒定慧的戒定慧——五十億位演員，偕同無量無數動物、植物、礦物、大地山河，同時以完美的演技，精準無誤地演出「娑婆世界流浪記」。

這幕超級大戲，誰是導演？

參！
既來之，則安之。
萬事萬物，各安其位。

232

求人不如求己

佛印了元

東坡又上天竺，見觀音手持串珠，又問佛印曰：「觀音既是佛，如何持念珠？是何意耶？」

佛印曰：「亦不過佛號耳。」

坡曰：「念何佛號？」

答曰：「亦只念觀音佛號。」

坡曰：「他自是觀音，如何自誦自號？未審何謂？」

佛印曰：「求人不如求己。」

《東坡禪喜集》卷九，現代佛學大系第四十八冊頁一一〇

【白話新唱】

蘇東坡走到天竺寺，看到觀音菩薩像手上拿著一串念珠，他觸機而問佛印：「觀音是古佛再來，

為什麼還要拿念珠呢？」

佛印笑說：「也不過是念念佛號而已。」

東坡又問：「念什麼佛的名號？」

佛印說：「就念觀音佛號啊！」

東坡說：「他自己就是觀音，為什麼還要念自己的名號？」

佛印這才說：「求人不如求己啊！」

【分析與鑑賞】

我常覺得，東坡與佛印，是一對互相成全的朋友。「求人不如求己」，這句話難道東坡說不出來嗎？比它難上十倍的言語，這位大文豪都可以信手拈來呀！

他只不過樂在其中，順著有趣的事物，讓佛印躍上舞臺，一步一步演出這場遊戲的高潮。幾個佛印與東坡共同出現的禪對話中，都是佛印占了上風。在我看來，東坡實是有心笑扮小丑，來拋磚引玉罷了。

如果東坡一上場，定場詩一念，就把我佛心要說完了，如同傅大士上座揮尺一下講經畢，多麼

無趣啊！生性幽默的東坡，是不喜歡這麼嚴肅乏味的日子。

禪的陽面，是獨坐大雄峰，是高高山頂立；禪的陰面，是甘於下，甘於平淡，甘於不爲人知，甘於擔任綠葉來陪襯紅花更鮮豔。這一陰一陽，都是本於無我的核心體驗，同樣瀟灑自在，沒有絲毫勉強、造作。

佛印說：「求人不如求己。」請問，求哪一個己呢？

233 念彼觀音力

蘇軾

坡復至座前致經一卷，于其上云：「呪詛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還著於本人。」

東坡喟然歎曰：「佛自仁心，豈有免人之一難而害人之一命乎？是亦去彼及此，與夫不愛者何異也？佛印！我體佛之意而改正之可乎？曰：『呪詛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兩家都沒事。』」

佛印曰：「善哉！」

《東坡禪喜集》卷九，現代佛學大系第四十八冊頁一一二〇

【白話新唱】

東坡又在觀音像前發現一卷〈觀世音普門品〉，上面正好寫著：「如果有惡人用毒咒害你，只要誦念觀世音菩薩的名號，就有無比的力量，把毒咒反彈回惡人。」

東坡歎了一口氣說：「諸佛的心仁慈至極，怎麼會救人一難而害人一命啊？把那人的災難反彈回這人，這樣與根本不愛有何差別呢？

「佛印！我體會諸佛的意思，把經文改一改，你看妥不妥當？

「如果有惡人用毒咒害你，只要誦念觀世音菩薩的名號，就有無比的力量，使你安全無恙，也使惡人止惡向善。」

佛印讚歎說：「眞是好極了！」

【分析與鑑賞】

有一則趣味盎然的日本禪故事。

山岡鐵舟到處參訪名師，一天，他見了相國寺的獨園和尙。

爲了顯耀他的悟境，他頗爲得意地對獨園說：「心、佛、衆生，三者皆空。現象的眞性是空，無悟、無迷、無聖、無凡……」

獨園當時正在抽菸，默默聽他述說。突然間，獨園舉起菸管在山岡的頭上敲了一記，使得這位年輕的禪者非常憤怒。

「一切皆空，」一獨園問道，「哪兒來這麼大的脾氣？」

同理可知，諸佛菩薩一切皆空，確實沒有那麼大的脾氣，來把毒咒反彈施術者。

只不過衆生自作自受，仰天吐痰，老天不接受，那口濃痰，總會落在自己臉上。

佛力護住了誦持名號的人，毒咒力也只好循原路回家。

除非誦持名號者，有蘇東坡的慈悲心，有意識地祈禱著：「念彼觀音力，兩家都沒事。」

是以，不要隨意放射一個惡念出去，宇宙是圓的，惡念繞了老遠一圈，又物歸原主。

衆生的愚癡與冥頑不靈，常使佛感到佛力有限。

佛也有三不能啊！

嵩嶽元珪說：「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即滅定業；佛能知群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是謂三不能也。」

234 佛與糞

佛印了元

蘇東坡與佛印出城遊行，佛印謂坡曰：「倆在馬上十分好，一似一尊佛也。」坡答曰：「倆穿一領玉衆裟，在馬上好似一堆大牛屎也。」印云：「我口出佛，倆口出屎。」隨從人呵呵大笑。

《東坡禪喜集》卷九，現代佛學大系第四十八冊頁一三七

【白話新唱】

蘇東坡與佛印出城遊山玩水，走著走著，佛印對東坡說：「你騎在馬上的姿態十分莊嚴，好像一尊佛。」

東坡回答他：「你穿著一身黑裟衣，騎在馬上好像一團牛糞。」

佛印笑著說：「從我口中出來的是佛，從你口中出來的却是糞。」

旁邊聽到的隨從，個個捧腹大笑。

【分析與鑑賞】

一般看這個公案，認爲東坡心中有糞，所以看人是糞，佛印心中有佛，所以看人是佛。因此，佛印的禪功在東坡之上。

這樣的看法，淺顯易曉，不能算錯。但我想從另一個觀點，重新詮釋。

首先，佛印說：「好像一尊佛。」東坡不見得肯定這個說法。因爲，不是好像一尊佛，而是根本就是佛。

其次，東坡說：「好像一團糞。」佛印未必反對這個說法，因爲糞與佛都擁有內在清淨無染的佛性。

簡言之，說東坡像一尊佛，未必是讚美；說佛印是一團糞，也未必是毀謗。

倒是兩人的輕鬆幽默，才是最迷人的風采。

日本禪宗，也有一個近似的故事，同樣妙趣橫生。

在明治時代，有兩位性情迴異的大師，都住在東京。一位是眞言宗的雲昇上師，謹守佛戒，纖毫不犯。另一位是坦山禪師，身爲帝國大學的哲學教授，從不理會佛戒，要吃便吃，要睡便睡。

有一天，雲昇造訪坦山，正好他在喝酒。在雲昇眼中，佛敎徒豈可喝酒？

「哎，兄弟！要不要來上一杯？」坦山熱情邀請。

「我從來不喝！」雲昇嚴肅地叫道。

坦山說：「連酒都不喝的人不是人！」

「你因爲我不耽溺於毒液就故意罵我不是人！」雲昇氣憤地說，「請問，我不是人是什麼？」

坦山從容說：「是一尊佛。」

235 陌生人是佛

棲賢澄湜

僧問：「如何是佛？」

師曰：「張三李四。」

《五燈會元》卷十頁二三七

【白話新唱】

僧人問：「怎麼樣是佛？」

棲賢澄湜說：「你所見到的每一個人都是佛。」

【分析與鑑賞】

張三李四，是與我們不相干的陌生人，可是他們都是佛。

要看出自己的眞面目都很難，想看出陌生人的眞面目更加難。

然而佛眼看衆生，無一不是自己，無一不是大放光明的諸佛。

《法華經》記載一位常不輕菩薩，見人就禮拜，說：「你們都是未來佛，我不敢輕慢！」

多麼深刻的洞見！

融入空性時，不必起意作觀，自然而然與衆生一體，四海一家，找不到一個孤立的自我。

陌生人尚且是佛，更何況是身邊的親人、友人……。

236 不可不說法

棲賢澄湜

晚參眾集，師曰：「早晨不與諸人相見，今晚不可無言。」便下座。

《五燈會元》卷十頁二三七

【白話新唱】

晚參時，大眾集合，棲賢澄湜說：「今天早上沒有跟大家見面，今天晚上我不能不說此話。」就這樣，說法完畢，棲賢就下座了。

【分析與鑑賞】

不識的人，會說棲賢澄湜虎頭蛇尾。識的人，會說雷聲大，雨點更大！

有點兒像我們的眼睛看見世界時，我們接收到影像，經過認知系統得到的對世界的印象，永遠慢上百分之一秒！

這個慢上一拍的時間長度，隨各人身心狀況不同而有所差異。可以確定的是，我們所看到的世界永遠不是當時發生的世界。

一切都已經過去了！我們只是活在記憶中。

棲賢澄湜已經說法完畢了，大衆却才準備聽法，慢上一拍了！

注意當下！只要能把握當下，人類自由之路從此開展。

237 超佛越祖的道理

梁山圓應

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

師曰：「喫粥喫飯。」

《五燈會元》卷十六頁三八七

【白話新唱】

僧人問：「什麼是超越諸佛與祖師境界的道理？」

梁山圓應禪師說：「吃飯喝粥就是了！」

【分析與鑑賞】

佛陀的大覺，祖師的徹悟，都是修行人的目標。現在，圓應禪師却說：「吃飯喝粥就是超佛越

祖的道理。」是佛祖的境界與吃飯喝粥一般平常，還是吃飯喝粥與佛祖的境界一般聖潔崇高？

兩個都對，也兩個都不對。

●

有一次，僧人問金山達觀禪師：「您念佛嗎？」答：「我不念佛。」又問：「爲何不念？」答：「恐汚吾口。」

●

您瞧！這時，佛還成了汚染源哩！

●

事實上，佛既不崇高，也不平常，更不是汚染，這三者都是人們心意識的投射，分別心的產物，不是佛的本來面目。

●

佛，只是佛；吃飯喝粥，只是吃飯喝粥。

●

那麼，什麼是超佛越祖之談？

唉！有什麼是「超」，什麼是「越」呢？問題的本身就建立在幻覺上，當然問的是子虛烏有的問題。

再進一步說，什麼是「佛」？什麼是「祖」呢？

青天白日之下，不准說夢話！

●

森羅萬象都是佛，蜎飛蠕動都是祖。

238 早已指示你了

光聖師護

問：「學人乍入叢林，西來妙訣乞師指示。」

師曰：「汝未入叢林，我已示汝了也。」

曰：「如何領會？」

師曰：「不要領會。」

《景德傳燈錄》卷二十六頁五四一

【註】＊叢林：一群僧人住在一起修行，好像叢林中樹木群聚一樣，所以稱爲叢林，特別用在禪宗的道場。

【白話新唱】

僧人說：「我剛進入禪門，懇請和尙爲我指示禪宗心要。」

光聖師護說：「你還沒走進禪門以前，我早已指示你了。」

僧人一怔，說：「怎麼領會這話的意思呢？」

光聖說：「不要領會，一領會，禪就死了。」

【分析與鑑賞】

我早已指示你了——這個我，不是光聖師護的自我意識，而是宇宙意識——宇宙早已指示你了，藉由內在的起心動念，外在的光影聲響，無一不在指示你，禪的心要、眞理的訊息就在這裏呀！

至於說領會，一領會就落入認知的陷阱、文字語言的魔網，再想逃出來就難了。

就好像一個人想了解睡蓮的模樣，即使看了再多睡蓮的姿態、顏色、香氣、化學成分的描述，也不如親自到植物園的荷花池親眼目睹，那紫色、粉紅、雪白的睡蓮，同時開放在月光下的絕美，立即有親身體驗！

對眞理的一瞥，勝過十卡車經論。

●

就在這本書中的這一頁，光是黃紙與黑字，不必管文字說些什麼，已經在指示你：本來就是這樣，你還找什麼？

239 時空幻相

嚴峰師朮

大衆還會麼？還辨得麼？今日不異靈山，乃至諸佛國土天上人間總皆如是。亙古亙今，常無變異，作麼生會無變異底道理？若會得，所以道：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移於當念。

《景德傳燈錄》卷二十六頁五四五

【白話新唱】

嚴峰師朮說：「你們明白嗎？今天，與釋迦牟尼佛在靈鷲山說法的那一天並沒有兩樣！乃至於，我們所在的地方，與諸佛國土也沒有兩樣。

「你們可以領會嗎？從古到今，一切都沒有改變。

「如果明白了，就知道爲什麼古人說：『無邊無際的世界，最遠與最近的地方，其實連一根細

毛的距離都沒有；無始無終的時間，其實都在當下這一念。』」

【分析與鑑賞】

「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於是，過去、現在、未來的時間，與眼前一瞬無異，諸佛刹土與足下之地無別。此時此地，即是任何一個時空點。只要我們可以調整我們多重意識的頻道，就可以隨心所欲轉換到任何時間、任何空間，天眼通、神足通的根本秘密都在這裏。

同樣的，一人之心即是衆人之心、諸佛之心，只要調整自己的心的頻道，就可以感知衆生所思所想，諸佛的慈悲、智慧。這就是他心通的根本秘密。

有情與無情，在更深更深處也是相通的，猶如物質與能量可以互變。所有的無情，其實仍是有情，草木礦石仍然具有宇宙的意識。從一粒沙見到天堂，從一朵花看到如來，並不是文學的誇飾，實在是悟道者甚深體驗。

我帶著心愛的吉他流浪，
走遍銀河與星雲，
遭遇天神與惡魔。

當我老矣，
心中懷念地球久違的情人，
我却在昨天回來，
情人說：「你不是明天才要出發嗎？」
明天還沒到，我頭髮都白了。
小心啊！時間也是幻相。明天出發遊歷宇宙一圈，回來時却在昨天，情人花貌如昔，你却老了！

240 如來者無所從來

妙峰如璨

（妙峰如璨）上堂：「今朝是如來降生之節，天下緇流莫不以香湯灌沐，共報洪恩，爲什麼教中却道如來者無所從來？既是無所從來，不知降生底是誰？試請道看，若道得其恩自報，若道不得明年四月八還是驀頭澆。」

《五燈會元》卷十六頁三九五

【白話新唱】

妙峰如璨走上法堂說：「今天是佛誕日，天下僧侶莫不以香湯來浴佛，報答佛陀的恩德。現在我要問你們：佛經裏爲什麼說『如來者無所從來』？既然是無所從來，不知道誕生的是誰呢？你們說看看！如果說得出來，自然就是對如來最好的報恩了！如果說不出來，明年四月八日還是傻傻地在佛像上澆水！」

【分析與鑑賞】

《金剛經》說：「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

雖然有現象上的來去、生滅，可是在永恆的現在，却無來無去、無生無滅。

猶如佛陀一生說法如雲如雨，到頭來他却表示：「我說法四十九年，未曾說得一字！」

有幾段經論的話，常在我心浮現：

《大智度論》說：「有業亦有果，無作業果者，此第一義，是法佛所說。雖空亦不斷，相續亦不常，罪福亦不失，如是法佛說。」

所以，該有的有，該空的空，即是正道。

不知出自哪裏的話，十分喜歡：

雖行於慈，而於衆生無所愛戀。

雖行於悲，而於衆生無所取著。

雖行於喜，而於衆生心常哀愍。

雖行於捨，而不廢捨利益他事。

該捨的就捨，該做的還是要做。

溈山靈祐說：「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法門不捨一法。」

人生的洞見與行願，盡在此矣。

附記：如來，這兩個字即是一個大公案。怎麼樣一個人才能如其所來、如其所去呢？只要能體會「如」字，照事物眞正的樣子，就得入了。

241 老僧只管看

棲賢道堅

有官人問：「某甲收金陵，布陣殺人無數，還有罪也無？」

師曰：「老僧只管看。」

《景德傳燈錄》卷二十六頁五五三

【白話新唱】

有位當官的人問：「我接收金陵時，布下軍事謀略，殺人無數，不知道我還有罪嗎？」

棲賢道堅沒說有也沒說沒有，只是淡然表示：「老僧只管看著事情的發展、變化。」

【分析與鑑賞】

很喜歡日本禪師釋宗演說：「我心熱如火，眼冷似灰。」

完美的人格，是熱情的心與冷靜的眼。
樓賢道堅在我心上，浮現這般風範。
這位官人問了一個「測不準」的問題。
事情的演變，有百千種不同的路徑，每一個當下的念頭與抉擇，都會產生不同的方向。
有罪無罪，完全決定於你自己。
萬年的黑暗，如果沒有打開心扉，仍將繼續黑暗萬年。
只要打開心扉，讓智慧的光照耀生輝，萬年黑暗也能剎那變成光明境。

242 易悟難迷

楊岐方會

一日慈明問師：「馬祖見讓師便悟去，且道迷却在什麼處？」

師曰：「要悟即易，要迷則難。」

《指月錄》卷二十五頁四四三

【白話新唱】

有一天，慈明楚圓問楊岐方會：「馬祖一見懷讓，立刻就開悟了，你說說看，他原來的『迷』跑去哪裏了？」

方會說：「要悟，容易極了；要迷，真是難呀！」

【分析與鑑賞】

迷與悟，就像陽光與陰影，只要陽光照耀的地方，陰影剎時就消失不見了！

在陽光照耀的大地，想找陰影，猶如火冷冰熱一樣不可能。

現在，慈明問：「迷去哪裏了？」

迷，無處可去，它只是完全消失了。

悟，從何而來？它只是忽然出現了！

一旦陽光照耀，陰影絕對不會產生。

這時，只有悟，沒有迷。

故曰：「要悟即易，要迷則難。」

這是因爲楊岐方會是已悟的人。

眞理無門可入，可是一入之後也無門可出，因爲處處見眞理，再也找不到那閉鎖的門。

對一般人來說，悟，不是生命追尋的重心。他們安於迷，樂於迷，迷的錯綜複雜的世界帶來千奇百怪的幻覺，必須活在幻覺裏生命才感到有安全感。

我不認爲，開悟是每個人都想要的。每一個人當下的身心狀況，就是他的生命進化歷程上最合適的位置。有時候該生個病，有時候該碰點橫禍，有時候即使思慮周密也該出些差錯，因爲生命需

要各種不同的教訓與經驗來充實。這一切，不論現實上的好與壞，從更高的觀點看都是通往「成熟靈魂」的好。

所以當一個人「要迷即易，要悟則難」時，尚請安分於這個境界，學習當下該學習的。有一天，「要悟即易，要迷則難」將會輕輕盈盈地翩然降臨。

迷，不見得不好；悟，未必好。兩者，都有彼此不能取代的獨特生命意義。

243 丈夫自有沖天志

翠巖可真

丈夫自有沖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

《五燈會元》卷十二頁二七八

【白話新唱】

翠巖可眞說：「大丈夫有自己的路走，不必跟著佛陀的足跡亦步亦趨！萬一不小心與佛陀走上同一條道路，也純屬巧合，不是有心模仿。」

【分析與鑑賞】

世人常在兩極擺盪，不是自卑自賤，就是狂妄傲慢，不容易保持中庸之道。

當擺盪向自卑的一端，便是奉佛陀爲天人師、無上權威，「離經一字，等同魔說。」「佛陀的大

便也是香的。」

當擺盪向自傲的一端，便是「佛陀是什麼東西？」「佛法不過是講給低文明的古代印度人。」「佛陀只是報身佛，我乃法身佛！」

禪，重現人人天賦的尊嚴，即使你是出生在無佛之世、無佛法之地，你也可以成爲覺悟者。想想看，釋迦牟尼佛不也是出生在無佛之世、無佛法之地？

你可以有大氣魄，但不狂妄；可以謙遜，但不自卑。

244 好笑的拈花微笑

大寧道寬

問：「飲光正見，爲什拈花却微笑？」

師曰：「忍俊不禁。」

《指月錄》卷二十五頁四四七

【註】＊飲光：即是大迦葉。

【白話新唱】

僧人問：「釋迦牟尼佛拈花的時候，大迦葉爲什麼破顏微笑？」

大寧道寬明白僧人想問的是：迦葉尊者領悟到什麼？

當時佛陀不說而拈花，迦葉不說而微笑的「涅槃的心」，大寧道寬又怎麼能說呢？

大寧回答：「佛陀的舉動，實在太好——笑了。所以，迦葉尊者忍不住笑了！」

【分析與鑑賞】

偶然翻閱《腦筋急轉彎》，問：「爲什麼青蛙與狗比賽游泳，青蛙卻輸了？」

答：「因爲大會規定，禁止使用蛙式。」

禪宗演進到對「拈花微笑」可以「忍俊不住」的時候了，象徵禪的表達方式爛熟已極，可以從容開起釋迦老子的玩笑了。

有點兒像游泳比賽大會規定禁止青蛙使用蛙式，禪宗也禁止擅長思考推理的人類以思維來揣度眞理。

思維必須依照一定的步驟與程序，才能得出答案。

禪宗却要人跳開頭腦，直觀宇宙與人生，答案一瞬間迸現！

因爲是一瞬間，從無到有，所以迦葉會「忍俊不住」。

此時，迦葉一定會覺得，佛陀拈花，實在太招搖了！公然舞弊。

245

超越把戲

吳山淨端

莫怪野老閒言，禪宗近日有多端，第一須會五家宗派，然後熟念傳燈祖源，更談諸家語錄，抄寫、印版、雕鐫，連曉至夜看讀。也與闍黎一般，更須廣走天下，贏得兩腿疲痛。入到知識門下，先看古老因緣，長廊下胡喝亂喝，僧堂內聚話諠諠，料想曹溪路上應無如許多般！

《吳山淨端禪師語錄》卷上，卍續藏第一二六冊頁四九三下

【白話新唱】

吳山淨端說：「禪宗快完蛋了！最近老前輩們說，禪宗的把戲越來越多，首先呢要搞懂五家宗派說些什麼，然後要把幾本傳燈錄讀熟，再多讀各家禪師私人語錄，晚上不好好睡覺，光看這些語錄。

「讀熟以後，又要到處行脚，走訪善知識，越遠的越高明，走得兩腿疫疼。

「到了善知識門下，就學那些古人的皮毛，胡喝亂喝。大夥兒聚在禪堂談玄說妙，熱鬧騰騰！

「唉！我想，當年六祖慧能也沒有搞這麼多把戲！」

【分析與鑑賞】

第一代大師，總是充滿活力與原創力，所說出來的皆本於自己的體驗，所以鮮活動人，他本人未必形成一套博大精深的理論體系，因爲他有眞實的體驗，這是最重要的。

大師死後，弟子們奉他的話爲金科玉律，不大敢自行發揮，漸漸原創的體驗被歸納成條理分明的學說。第三代以後的弟子就只能傳授知識，不能傳遞體驗了吧！

於是，教理越來越周密完備，體驗越來越貧乏稀薄。這幾乎是所有宗教的宿命。

我們不要光聽大師說什麼話，還要探究大師是怎麼成爲大師——成爲大師以後，自然說出來的就是大師的話。否則，記憶再多大師的話，頂多是一部好錄音機。

禪師若是鍊金士，我們不要貪求禪師鍊出來的黃金，而要掌握鍊金術。

而黃金仍然是珍貴的。

246 不知雲從何處起

吳山淨端

（吳山淨端）祈雨上堂云：「山澗水流如鑿開，旱年祈雨爲民災，不知雲從何處起，只見雨從頭上來。」頃刻下雨。

《吳山淨端禪師語錄》卷上，卍續藏第一二六冊頁四九三上

【白話新唱】

吳山淨端爲了祈雨，走上法堂說：「今年苦旱不止，百姓種田不成，老僧只好祈雨，希望天上的雨會下得像鑿開源頭的澗水！雲呀！不知從何處生起，只看到雨從天上來！」

頃刻雨水紛紛從天而降。

【分析與鑑賞】

禪師祈雨，毋須修法持咒結印等等繁文縟節，仍是以「解脫心法」一以貫之。

「不知雲從何處起，只見雨從頭上來」——這不就是佛性與身心運作的巧妙譬喻？

不知佛性是怎麼回事，只見身心發揮奇妙的作用。

不知上帝從何而來，但見宇宙運行，井然有序。

247 殺人放火有何難

宗本圓照

（宗本圓照）開悟而喜寢，鼻息齁齁，聞者厭之，白於衣，衣曰：「此子吾家精進幢也，汝輩他日當依賴之，毋多談！」

衣一日室中問師：「即心即佛時如何？」師曰：「殺人放火有什麼難？」名遂藉甚。

《指月錄》卷二十五頁四五二

【白話新唱】

宗本圓照開悟以後喜歡睡覺，而且鼾聲特別大，聽到鼾聲被吵得睡不覺的人，一狀告到天衣義懷那裏。天衣說：「這個打呼的傢伙是我們這裏最精進的人，你們以後都還要依賴他，一點兒鼾聲算什麼？」

有一天，天衣問他：「當一個人領悟到即心即佛，這是什麼境界？」

圓照說：「殺人放火有何難！」

從此聲名大噪。

【分析與鑑賞】

人們常有一種自欺現象，把自己的不能解釋成無所不能。例如，有一天老王回家向太太炫耀：今天開車在路上與人擦撞，對方氣勢洶洶下來找他理論，他以更凶惡的姿態迎戰，結果無事，對方倖倖然而去。表面上來看，老王成功地展現個人力量，化解對他不利的局面。更深一層觀察，卻發現原來老王只有這一種解決模式，沒有其他選擇。

喬・路易是美國最偉大的拳王，他在拳擊場上擊倒許多高手，在臺下反而極爲謙遜，從不用拳頭打人。

有一次他跟朋友騎機車外出辦事，在路上，被一輛貨車撞了一下，貨車司機不認識喬・路易，跳下車來把兩人臭罵一頓。

等司機揚長而去，朋友說：「這傢伙毫不講理亂罵人，你爲什麼不出拳把他好好修理一頓？」

喬・路易幽默地回答：「老兄，我請問你，如果有人侮辱了歌王卡羅素，他是否會爲對方高歌

一曲呢？」

強者，是有許多選擇的人。

宗本圓照未必會殺人放火，他只是表達了他心靈的自由度無限。

《圓覺經》說：「覺成就故，當知菩薩不與法縛，不求法脫，不厭生死，不愛涅槃，不敬持戒，不憎毀禁，不重久習，不輕初學，何以故？一切覺故。」

248 無處不在的道

劉敬初

余一夕開悟，凡目之所視，耳之所聞，心之所思，口之所談，手足之所運動，無非妙者。得之既久，日益見前，每以與人，人不能受，然後知其妙，道果不可以文字傳也。嗚呼！是道也，有其人則傳，無其人則絕。余既得之矣，誰其似之乎？終余之身而有其人耶？無其人耶？所不可得而知也。

《指月錄》卷二十五頁四五六

【白話新唱】

劉敬初說：「有一天，我開悟以後，才發現道確實無處不在，凡是眼睛所看到的，耳朵所聽到的，心裏所想的，嘴巴所說的，手腳所動作的，全都是道的奇妙示現。

「開悟越久，這種經驗越強烈。我很想告訴別人，也試著說給別人聽，可是別人就是不能看到

我所看到的。這時，我才恍然明白，大道果然是不可以用文字來流傳的。

「唉！我不禁感歎，大道，需要靠過來人來傳遞，如果無人傳遞，就滅絕了！我雖然有幸得到了，又有誰可以傳呢？在我臨終之前，可以找到人來傳嗎？這實在不是我能掌握的。」

【分析與鑑賞】

說來好笑，活到三十多歲的我，早就知道跳蚤這種小節肢動物，可是我却從未見過。

最近我搬家了，從南京東路五段搬到忠孝東路三段的幽靜巷弄內。有天早晨，我被雙脚痛入骨髓的奇癢給驚醒，我快速打量，左右脚踝周圍，至少有十幾個紅點，看來不像是蚊子的叮痕，我動了一念：「難道是跳蚤？」可是床上床下來回搜索，什麼也沒找到。

連續幾天，這不知從何而起的紅叮痕陸續在手臂、背部、腰部、腿部出現，可是仍然找不到元凶，全身騷癢的位置越來越多。

直到有天早上，我又在一陣脖子的奇癢驚醒，才一睜眼，右側睡的身體沒動，我看見右邊枕頭旁有一個小黑點，大概一粒黑芝麻大小，才一眨眼，小黑點倏忽不見。

「難道是幻覺嗎？」

長久以來的自我觀照，我非常肯定自己不是會無端產生幻覺的人。我小心翼翼地，沿著這隻跳蚤一跳能及的圓周搜巡，很快地，在床中央發現牠的蹤影。我伸出手指，想按捺牠，不料電光石火之間，牠又消失了。

「好厲害的傢伙！」我不由讚歎牠的機警、敏捷，「不過總算讓我見識了你的盧山眞面目！」我鍥而不捨，慢慢檢視床上床下的平面空間，最後一共逮捕四隻渾身血紅的跳蚤。

說也奇怪，在此之前，我從未目睹跳蚤，可是從此以後，我處處看見跳蚤活躍在計程車、公車、超級市場，甚至我在一座夙負盛名的音樂演奏會場，看見兩隻跳蚤愉快地在紅地毯上雀躍，彷彿聽見牠們開心大叫：「食物又來了！」

原來，跳蚤也是無處不在。

劉敬初說，他開悟以後，發現道原來無處不在，可是他想說給別人知道，別人就是有眼如盲、有耳如聾，無法見到他所見到的。

大家雖然生活在同一物質世界，可是每個人享用的世界都不同。這個不同，說也說不明白。必須等到有一天親自體會了，才會恍然明白。

這無處不在的跳蚤，何嘗不是無處不在的道呢？

249 造化無盡藏

杭州惟政

有問者曰：「師以禪師名，乃不談禪，何也？」

師曰：「日夜煩萬象敷演耳，言語有間，而此法無盡，所謂造化無盡藏也。」

《指月錄》卷二十五頁四五七

【白話新唱】

有人問杭州惟政說：「您是以禪師著名的，爲什麼都不談禪呢？」

惟政說：「一個人只有一張嘴，可以說多少話呢？何況禪法無窮無盡，所以我讓森羅萬象替我說法，一天二十四小時說法，全年無休，這是最偉大的說法者，乃是造化無盡藏呀！」

【分析與鑑賞】

一本萬言論文說不完一顆蘋果的內涵，不如讓蘋果自己展示自己。
三藏十二部經說不完八萬四千法門，不如讓大地山河自自然然表露自己。
一杯清水的滋味，不勞百科全書來敍說，將清水傾入口中，順喉嚨而下，就一清二楚了。
娑婆世界的痛苦與快樂，不能倚賴別人的報告，只有親自下凡走一遭，才能完全體驗。
佛陀說了半天說不盡的法，一朵金色蓮華替他瞬間講畢。

250 墨黑紙黃

圓澄巖

僧問：「大藏經中還有奇特事也無？」

師曰：「只恐汝不信。」

曰：「如何即是？」

師曰：「黑底是墨，黃底是紙。」

《五燈會元》卷十六頁三九七

【白話新唱】

僧人問：「大藏經除了經律論以外，還有什麼奇特的事物？」

圓澄巖說：「當然有，只怕你不相信。」

僧人說：「只要您說，我就信。是什麼呢？」

圓澄說：「大藏經裏，黑的是墨，黃的是紙。」

【分析與鑑賞】

「黑的是墨，黃的是紙」，是最平常的事，而且不是大藏經的內容，爲何圓澄巖反而說這是奇特事？

當年日本的道元禪師，離開中國時，沒有帶走任何一本佛書，空手還鄉，人們問他：「你在中國學到什麼？」

他說：「我終於知道，眼睛是橫的，鼻子是直的。」

眼橫鼻豎，還需要來中國學禪才知道嗎？

這是因爲，禪師們體會到，原來黃紙黑墨、眼橫鼻豎正是道的無所不在的展現，即使是最平凡的事物，都蘊涵最深奧的道體。

每次我開車穿越大街小巷，順利闖過汽車、機車交織而成的迷魂陣，平安回到家，我就感到這是最偉大的奇蹟。巷口隨時可能衝出一名爲了撿球而奮不顧身的小孩。路上的大卡車隨時可能會因爲司機一時失神而慢了一秒煞車，巷弄交口隨時可能會有冒失的騎士衝撞過來……

一個人從小到大，有無數的疾病，無盡的意外在旁虎視眈眈，但是直到如今讀者都還活得好好的，這正是最偉大的奇蹟。

其實，只要有一點點意外發生，就完蛋了！例如有權下令發射核彈的人，突然發神經……，電腦的射控系統突然短路……。

這個複雜的都市與國家與世界，都還能尙稱順利地運轉，眞是太奇妙了！

回到圓澄巖的話，請問，紙爲什麼是黃的？墨爲什麼是黑的？

造化無盡藏在此。

251 只是要你自見自肯

黃龍祖心

（黃龍祖心頓悟之後）徑回黃檗，方展坐具，南公曰：「子已入吾室矣！」師踴躍曰：「大事本來如是，和尚何得教人看話，百計搜尋？」南公曰：「若不令汝如此尋究到無用心處，自見自肯，即吾埋沒汝也！」

《指月錄》卷二十六頁四五八

【白話新唱】

黃龍祖心頓悟以後，直接■黃檗山見黃龍慧南，才打開坐具準備禮拜時，慧南立刻說：「恭喜你，你已經開悟了！」

祖心興奮地問：「開悟就是這麼一■事，當初您為什麼叫我看話頭，盲修瞎鍊，跟開悟毫不相干呢？」

慧南說：「如果不這麼讓你上天下地追尋探究，直到無可用心之處，就是我埋沒了你，使你不能自見自肯！」

【分析與鑑賞】

大道明明在眼前，根本不用任何方法修行，就在眼前了。凡是有技巧、有方法，都是繞圈子、走冤枉路。

黃龍慧南說：就是要讓你繞圈子、走冤枉路，走得你筋疲力竭，氣喘如牛，終於不支倒地，倒在草地上，這才忽然發現，眼前的野花，多麼豔麗！

所以，繞圈子、走冤枉路是必要的，猶如軍中的名言：「合理的是訓練，不合理的是磨鍊。」

當一切的努力都付出了，卻都沒有得到眞理的回饋，注意！開悟的契機已經出現曙光了。當你在放棄的邊緣再撐一分鐘，開悟就會自動上門。

永遠只要修行一分鐘，這樣就不會累。

252

奇特中的奇特

黃龍祖心

居士吳敦夫自謂多見知識，心地明淨，偶閱鄧隱峰傳，見其倒卓化去，而衣亦順身不褪，忽疑之曰：「彼化之異故莫測，而衣亦順之何也？」以問師，師曰：「汝今衣順垂於地，復疑之乎？」曰：「無所疑也。」師笑曰：「此既無疑，則彼倒化，衣亦順體，何疑之有哉？」敦夫言下開解。

《指月錄》卷二十六頁四五八

【白話新唱】

居士吳敦夫偶然讀到鄧隱峰的生平事蹟，發現隱峰倒立而化，而且衣服順著身體的方向沒有下

垂，他忽然起了一個很大的懷疑：「倒立而化固然很神奇，可是衣服爲什麼不垂下而向上揚呢？」

他拿這個問題問黃龍祖心。

黃龍看出這是一個啓悟的契機，他不答反問：「現在你的衣服順垂在地上，你覺不覺得奇怪？」

吳敦夫說：「不覺得。」

黃龍說：「既然這個不奇怪，隱峰倒立而化，衣服也是順垂於身體，又有什麼奇怪？」

吳敦夫忽然開悟！

【分析與鑑賞】

生活本來就是最大的奇蹟，只是習焉而不察，把奇蹟當作平凡、普通，失去了敏銳的感受。有那麼一些時刻，我們因著夕陽絢麗的美，或嬰兒純眞的一笑，剎時恍惚了一下，突然可以從嶄新的眼光看待世界，我們驚喜地發現：世界原來是這麼美好！

已經變成單調、平淡的生活，需要一點兒奇特事來激發我們的感受能力，從而以鮮活的心情看世界。因爲心情是鮮活的，世界也跟著鮮活起來。

黃龍祖心十分明白，大道常在目前，所以他提醒吳敦夫：我們現在衣服順垂也是非常奇特的，

只是你從未發覺。

掌握了這個，便會發現，飢來吃飯睏來眠與入火不焚、入水不沈一般神奇，發射太空梭與泡一壺茶同樣平常。

253

我狂已息，汝狂方熾

仰山行偉

（仰山行偉）受賢首宗於太三藏，成名見同學法亮者參南宗，問曰：「汝今稱禪者，禪宗奧義語我來！」

亮曰：「待我死後，爲汝敷說。」

師曰：「狂耶！」

亮曰：「我狂已息，汝今方熾！」

即趨去，師因棄講謁南禪師。

《指月錄》卷二十七頁四六九

【白話新唱】

仰山行偉原本向太三藏學習賢首宗的教理，成名以後，看到同學法亮在參禪，就問他說：「你

現在號稱禪者，禪宗的道理說些給我聽吧！」

法亮針對仰山行偉當下的心態，對他說：「等到你死了以後，我再好好說給你聽！」

仰山行偉說：「你眞狂妄！」

法亮從容說：「我的狂妄已經止息，你的狂妄正在沸騰！」

說完，法亮直接走了，不再寒暄。

行偉大受震撼，立刻停止講經，前去參訪黃龍慧南禪師。

【分析與鑑賞】

法亮站穩「大道不可言說」的旨趣，針對仰山行偉不是恭敬誠懇的問話，給他當頭棒喝：「等你死後，我再好好告訴你！」

這話與「等你一口飲盡太平洋，我再告訴你」有相同趣味，卻多了一份嘲諷與調侃。

行偉是立刻聽出來了，只是並未領悟到此中已有他原先問的「禪宗奧義」。他的我執受到挑戰了，不滿的情緒冒上來，他才會說：「你眞狂！」

如果法亮只是笑著搖搖頭，暗示不可說，這種表達是契理不契機——雖然沒錯，卻也打動不了

行偉。

法亮接下來說：「我狂已息，汝狂方熾！」一針見血地點出：「我的自我已死去，你的自我正在大大作怪！」

言語交鋒的刹那，行偉立刻洞見到法亮所說全都是針對自己的狀況來回答。一個有強烈我執的人只能觀察到自己，我我我要如何如何……，沒有了自我的人才能觀照到別人的需求。

行偉觀照到自己只看得見自己的欲望，而法亮却看得見他的問題所在並實際回應，兩者的差距明顯。

有道心的人在發覺自己的根本不足，會立刻放下既有的一切，去探索眞正重要的，就像行偉立刻放棄他苦學多年才養成的講經事業。

254 老僧入拔舌地獄去也

保寧仁勇

（保寧仁勇）上堂：「山僧入拔舌地獄去也！」以手拽舌云：「阿哪！阿哪！」

《指月錄》卷二十七頁四七一

【白話新唱】

保寧仁勇走上法堂，想到不得已又要開口說話了。就對大家說：「老僧要下拔舌地獄去也！」然後以手一邊扯直舌頭一邊裝出被拔舌的哀鳴：「唉喲——唉喲——」

【分析與鑑賞】

唱作俱佳！不可說而說，其嚴重性有如該打入拔舌地獄拔掉罪魁禍首的舌頭。保寧仁勇等於是幽默地懇求弟子們不要再坑害他了。

雖然如此，禪師仍然爲了衆生得嘗解脫滋味，勇敢走入拔舌地獄，留下一部又一部的開示語錄。

《厚黑學》的作者李宗吾，有一次在演講時，一會兒痛罵貪官汚吏，一會兒諷刺名流劣紳，最後他祝福這些人死後通通下地獄。

有人忍不住問他：「李大師，你呢？」

他毫不遲疑說：「我也要進地獄，不過這是我自己的選擇。」

那人又問：「爲什麼你不上天堂，却要下地獄呢？」

李宗吾笑說：「因爲地獄裏朋友多，比較不會寂寞。」

所以，我想，禪師們到了拔舌地獄後，大概也不會寂寞，因爲朋友多。

又因爲是自己選擇的，不是被業力逼迫，所以地獄即是涅槃城。

255 從緣得者，永無退失

靈源惟清

（靈源惟清）至黃龍，泯泯與衆作息，問答茫然，不知端倪。夜誓諸佛前曰：「倘有省發，願盡形壽，以法爲檀，世世力宏大法！」

初閱玄沙語，倦而倚壁，起經行，步促遺履，俯取之，乃大悟，以所悟告寶覺，覺曰：「從緣入者，永無退失。然新得法空者，多喜悅，或致亂。」令就侍者房熟寐。

《指月錄》卷二十八頁四七六

【白話新唱】

靈源惟清來到黃龍祖心會下，大家做什麼就跟著做什麼，人們跟他談些禪門機鋒轉語，他搞得一頭霧水，完全不懂。於是他趁夜晚無人時，獨自來到大殿諸佛前鄭重立誓：「只要我能開悟，願意從此獻身弘法，至死不已，生生世世都要弘揚大法！」

之後，他先讀玄沙師備的語錄，全心全力閱讀，讀到疲倦了，就靠在牆上休息一下子，再起來經行。有一天，在經行時，步伐稍微快了些，鞋子掉了，他俯身去撿時，忽然大悟！

他趕快跑去見黃龍祖心，述說他的悟見。黃龍說：「從因緣啓悟的悟見，永遠都不會退失。不過剛剛開悟的人，有時會被太強烈的法喜沖昏頭了，反而會出差錯。」

便當場叫他到隔壁的侍者房好好睡一覺。

【分析與鑑賞】

曹山本寂臨終時寫了一偈：「從緣薦得相應疾，就體消停得力遲，瞥起本來無處所，吾師暫說不思議。」

什麼叫「從緣薦得相應疾」？例如香嚴智閑苦參多年，一直不能開悟，有一天在除草時，掃到一塊石頭撞擊在竹子上，被這一聲震悟了！又如洞山良价陷在「只這個是」的猶豫很久，有一天過河時，見到水中的倒影，忽然有所觸動而開悟了！

黃龍祖心說的「從緣入者，永無退失」，與「從緣薦得相應疾」是同樣的意思。

什麼是「就體消停得力遲」？就是已經對佛法知道很多的人，想要依靠所知的佛理來對治煩惱，這樣的效果就十分緩慢了。

靈源惟清眞是用功極了，他付出了這麼大的努力，開悟就會找到一個好時機自己送上門來。參禪，絕對是「只問耕耘，不問收穫」。若問收穫，則離悟更遠。

對於剛剛開悟興奮莫名的人，先去睡個覺是一個很好的處理手法。若是眞悟，醒後悟境還在；若是假悟，醒後自然就恢復平靜，不會激動得搞出驚人之舉。

256 見山只是山

青原惟信

（青原惟信）上堂：「老僧三十年前，未參禪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及至後來，親見知識，有個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而今得個休歇處，依前見山只是山，見水只是水。大衆！這三般見解，是同是別？有人緇素得出，許汝親見老僧。」

《指月錄》卷二十八頁四七七

【白話新唱】

青原惟信說：「我三十年前還沒參禪時，是個凡夫俗子，看山是山，看水是水，被事物的外相欺瞞了。後來，遇見黃龍祖心禪師，引我走入空性世界，就能穿透表相，洞悉事物的本體，從此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到了現在，表相與本體打成一片，看山還是山，看水還是水。

「大衆！你們說看看，這三種見解，一樣還是不一樣？有誰能夠弄清楚，就是眞正開悟了。」

【分析與鑑賞】

從凡人境界的「見山是山，見水是水」，突破無明障礙，到達超人境界的「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這時，非常奇特，非常耀眼，無論走到哪裏人們都會一眼看出這人與衆不同，連飛禽走獸都會向你敬禮！

到「見山只是山，見水只是水」，則是返璞歸眞、鋒芒內斂，外表看來與凡人無異，飛禽走獸也不理睬你了。任風吹水流，任花開花落，任晚山相對愁，你默默與天語，默默與天行。別人罵你，你也罵人！

王■維曾引古詞說人生三境界：

「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

「衣帶漸寬終不悔，爲伊消得人憔悴。」

「衆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却在燈火闌珊處。」

我以爲，如果與修道相比擬，正好介於「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到「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開悟以後，到徹悟，猶是一般漫長的路程。

香林澄遠臨終前說：「老僧四十年方打成一片！」

附記：剛剛讀到林語堂一段話，頗堪玩味。「我幼年時，什麼都不懂；讀大學時，自以爲什麼都懂；畢業後才知道什麼都不懂。到了中年，我又以爲什麼都懂；到了晚年，我才又知道什麼都不懂。」

257 禪多了一些

五祖法演

（五祖法演）謂圜悟曰：「你也儘好，只是有些病。」

悟再三請問：「不知某有什麼病？」

師云：「只是禪忒多。」

悟云：「本爲參禪，因什麼却嫌人說禪？」

師云：「只是尋常說話時，多少好。」

《指月錄》卷二十八頁四八八

【白話新唱】

五祖法演對克勤圓悟說：「你實在是不錯，就是有點兒毛病。」

圓悟很懇切地再三請問師父：「到底我有什麼毛病？」

五祖說：「就是禪多了一些。」

圓悟說：「本來就是爲了參禪才來的，爲什麼您反而說我禪多了一些？」

五祖說：「就說些平常話，多好呢。」

【分析與鑑賞】

當代氣功大師嚴新常說：「神奇卓越非至人，至人只是常。」禪味太濃，表示心中還有禪，尚未打成一片。猶如牆壁上貼著「隨地便溺者豬狗不如」就反襯出有許多豬狗不如的人。

「至人只是常」，乃是由「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的孤絕峰頂重返人間世，重得嬰兒純眞，「見山只是山，見水只是水」，對天地人事物保持一派直心。

凡人都想「超凡入聖」，但是聖人還要「超聖入凡」。

禪，儘管好，也要再超越，直到無立錐之地。

後來，克勤圓悟的開悟偈，就是一首完全沒有禪的名相，却禪意盎然的好詩：

金鴨香銷錦繡幃，笙歌叢裏醉扶歸，

少年一段風流事，只許佳人獨自知。

五祖法演看了這首意在言外的香豔詩，大加讚賞說：「佛祖大事，非小根劣器所能造詣，吾助汝喜！」

258 看脚下

五祖法演

三佛侍師於一亭上夜話，及歸，燈已滅，師於暗中曰：「各人下一轉語。」

佛鑑曰：「彩鳳舞丹霞。」

佛眼曰：「鐵蛇橫古路。」

佛果曰：「看脚下！」

師曰：「滅吾宗者克勤耳！」

《指月錄》卷二十八頁四八九

【白話新唱】

有一晚，五祖法演與三位佛字輩的弟子在涼亭聊天，等到回去時，油燈也燒盡了，五祖法演從黑暗中傳來聲音說：「每個人都對此情此景下一轉語。」

慧懃佛鑑說：「彩鳳飛舞於滿天紅霞。」

清遠佛眼說：「黑漆漆的鐵蛇橫擋在古老的道路上。」

克勤佛果說：「注意腳下！」

五祖法演讚歎說：「以後我們禪宗會死在克勤的手上啊！」

【分析與鑑賞】

在漆黑的夜路，師徒要回家，手上的燈火又熄滅了——這個意象，不就是人生的寫照？象徵著人們在黑暗中尋找回心靈家鄉的路。

下一轉語，乃是要弟子由開悟的心境抒發出契合此時此地此情此景的話，既要契理也要契機。

慧懃佛鑑說：「彩鳳舞丹霞。」雖然夜色茫茫，但是已悟的人內心自有光明照耀前路，依然自由自在，宛如彩鳳悠遊於美麗的晚霞滿天。

清遠佛眼說：「鐵蛇橫古路。」黑色的鐵蛇檔在古路上，這解脫之路並不好走啊！有條鐵蛇一夫擋關，萬夫莫敵！可是，鐵蛇乃是有外型而無實質內涵的西貝貨，就像龜毛兎角一樣子虛烏有。這個阻礙，似有實無，在悟者眼中，大道寬坦，毫無羈絆。

這兩句話，都已經說得很好了。尤其淸遠佛眼借用慧懃佛鑑的語式，意義上又轉深一級。孰料，克勤佛果簡單的三個字「看脚下」，又把兩人比下去了。

在黑暗中，看脚下，是再自然也不過的舉動了！克勤掌握了「見山還是山，見水還是水」的心情，以純潔的初心鏡照萬物，在最平凡的事情上，貫注了悟的品質。

修行人，從上路到回家，不也是隨時看脚下嗎？

五祖法演的讚美辭，也頗爲詭奇，竟說：「滅吾宗者克勤耳！」

使我聯想起，有僧人問六祖慧能：「五祖弘忍的衣鉢誰得去了？」

六祖說：「會佛法的人得去了。」

僧人說：「和尙就是這個人嗎？」

六祖說：「我不會佛法。」

同樣的，這個「滅我禪宗的人」才是眞能把禪宗的火苗傳遞下去的人。

259 木偶

五祖法演

（五祖法演）上堂：「山僧昨日入城，見一棚傀儡，不免近前看，或見端嚴奇特，或見醜陋不堪，動轉行坐，青黃赤白，一一見了。仔細看時，元來青布幔裏有人，山僧忍俊不禁，乃問：『長史高姓？』他道：『老和尚看便了，問什麼姓？』大衆！山僧被他一問，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還有人爲山僧道得麼？昨日那裏落節，今日這裏拔本。」

《指月錄》卷二十八頁四九〇

【白話新唱】

五祖法演在法堂上說：「我昨天進城，正好看見有人在演布袋戲，那些人偶個個動靜自如，有的長得英俊，有的美麗，有的醜陋不堪，好像眞人一樣。直到走近一看，才發現青布幔裏有人在操控。我感到有趣極了，就問操控者說：『老兄！您貴姓？』他說：『老和尚！你眞囉嗦，看戲就看

戲，還問什麼姓名！』

「諸位！我被他這麼一問，無言可對，無理可說。你們有誰可以替我說一句嗎？

「昨天在那兒輸了一場，今天只好找你們翻本。」

【分析與鑑賞】

本偶，雖然動轉如意，擺弄出千姿百態，它却不是自己的主人，全由幕後人操控。不妙的是，木偶常常產生一種錯覺，把幕後人的操控動作當作是自己的自由意志。

五祖法演以木偶比喻衆生，拿幕後人比喻佛性。

所以，問佛性叫什麼名字，實屬無意義的舉動，才會被木偶師傅訓了一頓。

重要的是洞透木偶是不自主的，佛性才是眞正的主人。

至於主人叫什麼名字，這是木偶喜歡玩的遊戲，對主人來說根本不在乎。好笑的是，木偶與木偶之間常常爲了主人應該叫上帝或佛祖或阿拉或其他阿狗阿貓，而輕則口舌爭辯，重則刀戈相向。

戲臺上衆木偶你來我往，熱鬧騰騰，其實幕後還不是同一雙手？

260 法演四戒

五祖法演

佛鑒和尚初受舒州太平請，禮辭五祖，祖曰：「大凡住院，爲己戒者有四：第一，勢不可使盡；第二，福不可受盡；第三，規矩不可行盡；第四，好語不可説盡。何故？好語説盡人必易之，規矩行盡人必繁之，福若受盡緣必孤，勢若使盡禍必至。」

《大慧普覺禪師宗門武庫》，大正藏第四十七冊頁九五二上

【白話新唱】

慧懃佛鑑應舒州太平寺請去住持，向五祖法演禮辭，法演當場訓示他說：

「你要主持一個道場，一定要注意四件事：第一，權力不可用盡；第二，福氣不可享盡；第三，規矩不可完全嚴厲執行；第四，好話不可以全部說出口。

「爲什麼呢？好話說完了，別人就不把你看在眼裏；規矩完全嚴厲執行，別人就會循別的管道

作怪；福氣享盡了，人生就不順遂了；權力若用盡了，禍事一定會降臨。」

【分析與鑑賞】

法演四戒是：

一、勢不可使盡。

二、福不可受盡。

三、規矩不可行盡。

四、好語不可說盡。

這四戒不只適合正要去擔任住持的佛鑑和尚，也是很好的人生座右銘。

禪師，其實嫺熟人情世故，對於人性細微處尤其觀察入微。

清世祖有一次邀請道忞禪師到宮中，問他：「畢竟如何用心？」

因爲當時有一大臣說：「皇上當謝絕諸緣，閉門靜坐，飢來吃飯，睏來打眠，如大死人相似，才能做功夫。」

如此一來，他還能當皇帝嗎？

道忞禪師却體貼入微地說：「此事在我禪和家可以。皇上日理萬機，若一日稍不勵進，則諸務叢脞矣。」

禪師眞是善於爲別人設想。

然後又說：「先德有言，但能於心無事，於事無心，則虛而靈、寂而妙。」

這就是對皇帝如何做功夫一個較契理亦契機的說明了。然後又說：

「皇上但遇大小事務，不妨隨時支應，事後返觀，向來醻應底，畢竟從什麼處起、從何處滅，刻刻提撕，念念不捨，自然打成一片，處處無礙。」

禪的偉大，就是修行與生活可以這樣打成一片。有這樣的禪心，世間的待人處事，出世間的靈性解脫，都是同一件事啊！

261 同坑無異土

五祖法演

（五祖法演）上堂云：「適來思量得一則因緣，而今早忘了也，却是拄杖記得。」

乃拈起拄杖云：「拄杖子也忘了。」

遂卓一下云：「同坑無異土，咄！」

《法演祖師語錄》，大正藏第四十七冊頁六五一下

【白話新唱】

五祖法演在法堂上說：「我剛才突然想起一則故事，怎麼現在却忘記了，還好，我的拄杖還記得。」

於是舉起拄杖子，却說：「糟糕！拄杖子也忘記了！」

他以拄杖打地一下，說：「哎呀！我們眞是天生寶一對！」

【分析與鑑賞】

「同坑無異土」，多麼簡明的譬喻，大家同是佛性坑裏的土，其實一切都是一，如果你覺得與衆不同，你有自我意識，這些都是你搞出來的幻覺。未悟的人，看自己與大家都不同；已悟的人，看大家與自己都一樣。

所以五祖法演在法堂上自編自導自演，把拄杖子當作親密的伙伴，記得一起記得，忘記也一起忘記。人與拄杖，是同步的意識。這樣對禪的註釋，多麼鮮活風趣呀！

人問高靈伊曼紐，何謂開悟？

祂的回答很有意思：

什麼都是，什麼都不是。

讓我看我能否找到另一個方式來說明。

如果我對你說：「開悟是全知。」

我就局限了開悟。

如果我說：「開悟是泛愛。」

我限制了愛。
不可能有開始和結束，
而你們人類的字彙充斥著限制。
因此讓我們說，
開悟是永恆地存在於此刻。
不藉理性，
却與萬物的意識同在。
它是不知「非平安」的絕對平安。
它是不覺知憎恨的
絕對的愛……
它是簡簡單單的「如是」……

262 啞子吃蜜

慧林慈受

（慧林慈受）上堂，僧問：「知有，說不得時如何？」師云：「啞子喫蜜。」進云：「道得，不知有時如何？」師云：「鸚鵡喚人。」僧禮拜，師云：「者傳語漢！」

《慈受懷深禪師廣錄》卷一，卍續藏第一二六冊頁五四二上

【白話新唱】

慧林慈受在法堂上，僧人問：「知道佛性，可是說不出來時如何？」

慈受說：「就像啞巴吃蜜，滋味甜極了，可是說不出口。」

僧人又問：「說得出來，可是不知佛性時又如何？」

慈受說：「就像鸚鵡喚人，名字是講得字正腔圓，可是牠連自己說什麼都不知道。」

僧人聽了這回答，滿意地禮拜。

慈受說：「唉！這傢伙光知道這個又有什麼用？」

【分析與鑑賞】

若是「啞子吃蜜」與「鸚鵡喚人」二選一，讀者諸君會選擇哪一個？

如果既能吃蜜，又能到處說：「滋味好極了！」把嘴巴的功能發揮到極致，這是最理想的了。

如果不成，至少先吃到蜜，先在心中有一個蜜的眞實體驗。

至於鸚鵡，已經滿街都是，不差我們這一隻。

倒是這位僧人，不設法去吃蜜，還在門外考究，猶如光研究食譜卻不作菜一般，眞是禪門公敵。

263 彌勒在豬肉案頭

萬壽念

僧問：「龍華勝會，肇啓茲晨，未審彌勒世尊現居何處？」
師曰：「豬肉案頭。」
曰：「既是彌勒世尊，為什麼却在豬肉案頭？」
師曰：「不是弄潮人休入洪波。」

《五燈嚴統》卷十八頁七八六

【白話新唱】

僧人問：「未來人間淨土的龍華盛會，一共度化了兩百八十億人，眞是太偉大了！只是不知道彌勒菩薩現在住在哪裏？」
萬壽念禪師說：「在豬肉鋪的案頭上。」

僧人說：「彌勒菩薩怎麼會在豬肉鋪的案頭上？」
萬壽說：「不是浪裏白條，怎麼敢在大海浪中嬉戲！」

【分析與鑑賞】

傳說五十六萬億年以後，彌勒菩薩將會從兜率天降生人間，夜半出家，在龍華樹下靜坐，深夜就證得佛果。然後在龍華樹下說法三次，第一會度九十六億人，第二會度九十四億人，第三會度九十二億人。

這算是一個通俗的佛學知識，僧人不可能不知道。所以他問「彌勒世尊現居何處」乃是別有所指，問的是「佛性在哪裏？」

萬壽念禪師回答「在豬肉案頭」，這是「問聖以凡對」的手法，藉以刺激問話的人打破聖凡的對立，領悟到佛性無處不在。

顯然，僧人並未領悟，因此萬壽禪師意味深長說了「不是弄潮人休入洪波」，一方面在表層意思表達了：彌勒菩薩乃是修而不證、忍而不隨的大菩薩，所以能夠悠遊於紅塵度化衆生；一方面也暗示了：如果沒有領會佛性的眞義，問這些巧妙的問題是很危險的，一不小心就會被知解的洪波吞沒！

264 騎驢不肯下

清遠佛眼

楞嚴會上如來說五十種禪病，如今向諸人道，直是無病始得。龍門道，只有二種病，一是騎驢覓驢，二是騎却驢了不肯下。

你道騎却驢了更覓驢，可殺是大病，山僧向你道，不要覓，靈利人當下識得，除却覓底病，狂心遂息。

既識得驢了，騎了不肯下，此一病最難醫。

山僧向你道，不要騎你便是驢，盡大地是個驢，你作麼去騎？你若騎，管取病不去。若不騎，十方世界廓落地，此二病一時去，心下無事，名爲道人。

《古尊宿語錄》卷三十一頁三七六

清遠佛眼說：「《楞嚴經》裏面，佛陀說有五十種禪病，現在我告訴你們，一定要到了什麼病也沒有，修行人才算是到家了！

「我說，其實只有兩種病，一個是騎在驢子上了卻還在找驢子，一個是騎在驢子上了卻不肯下來。

「騎驢還覓驢，這是大多數人的通病。我告訴你，不要再找驢子了！有智慧的人，這麼一說就明白了，從此不再向外追尋，成爲一個無事無煩惱的人。

「已經知道自己就騎在驢子上的人卻不肯下來，這個毛病最難醫！

「我特別再說一次，不必騎驢，你就是驢！整個大地山河都是驢！你還怎麼騎呢？

「如果連驢也不騎了，虛空粉碎，大地平沈。這兩種毛病通通不見了，這才是名副其實的道人。」

【分析與鑑賞】

清遠佛眼說修道人有兩種毛病：騎驢覓驢與騎驢不下。

我懷疑佛眼也是一位高明的政治評論家，一語切中了官場大病。

有些人是位居要津，當大官却不做大事，一心一意想做更大的官，即使做了什麼事也是爲了升

官鋪路。

另一種人則是戀棧權位，死也不肯放手。

不過這是題外話。

驢，在此象徵佛性。

騎驢覓驢，指衆生不知佛性已在內心，反而向外追逐，其實這想一探佛性的意念已經證明了佛性正在作用，故謂「身在佛性而更求佛性」。

騎驢不下，指修行人知道佛性不假外求，不再向外逐求了，却又把佛性特殊化，生出一個「我有佛性」或「佛性在此」的執著。這個毛病比前者更嚴重，因爲前者自知尚未見性，還會努力追尋，後者却以爲自己找到了，可以安心了！反而難以突破自設的迷宮。

265

諸法平等，無有高下

大慧宗杲

（大慧宗杲）看經次，（湛堂文準）問曰：「看什麼經？」對曰：「《金剛經》。」

曰：「是法平等，無有高下。爲什麼雲居山高，寶峰山低？」

對曰：「是法平等，無有高下。」

堂曰：「你做得個座主使下。」

《大慧普覺禪師宗門武庫》，大正藏第四十七冊頁九五三中

【白話新唱】

大慧宗杲正看看佛經時，湛堂文準走過來問他：「你正在看什麼經？」

大慧說：「《金剛經》。」

湛堂文準就問他：「《金剛經》裏說：『諸法平等，無有高下。』既然如此，爲什麼雲居山比較

高，寶峰山比較矮？」

大慧宗杲不假思索就回答說：「因爲諸法平等無有高下。」

湛堂文準不由得稱讚他說：「你眞不愧是可以領導大家的首座。」

【分析與鑑賞】

這則對話，在三百則語錄之中，我列爲最後一則來執筆，因爲它一直給我非常特殊的印象，時常在我心中潮起潮落，每次想起它，就讓我出生新的感受。「諸法平等無有高下」，只有八個字，但是這八個字似乎蘊含了不斷出現的新內容，所以當我照次序寫到這一則時，我有千言萬語，無從下筆，只好跳過去，從下一則寫起。直到今天，我已寫完了其餘的二九九則，終於必須面對它了。

說來也十分奇妙，本來我在閱讀《大慧宗門武庫》時，因爲內文分段不明顯，使我誤以爲這段對話的主角是明寂理與湛堂文準，也把他們的名字抄在稿紙上。却沒想到，等我終於要撰寫這則語錄時，抄好內容的稿紙不翼而飛，我找了幾天，都找不到，最後只好又跑了一趟圖書館，把「大正藏」第四十七冊翻開。當我在重抄這段語錄時，我忽然發現，咦！主角好像是大慧宗杲！仔細閱讀上下文，終於確定是大慧沒錯。

這時，我不禁思索，冥冥之中似乎有一股神秘力量使得原來抄好原文的稿紙失蹤了，我才會在重抄的過程發現弄錯了主角。這到底是巧合，還是護法的巧妙安排，我沒有神通不知道，但是我心中充滿感激，無論如何，這本書少了一個張冠李戴的錯誤。

●

大樹有千萬片葉子，每一片葉子都有不同的形狀、色澤、生長方向，但是它們有一座共同的樹根。

世上所有的礦物、金屬、木材、塑膠、玻璃……，這些表面上完全不同的物質，科學家一路研究深入它們的內部，發現不同的物質卻有一模一樣的原子結構。

螞蟻窩內有上萬隻職司各異的螞蟻，各自進行各自的任務，誰能相信，這麼多隻螞蟻，其實是在同一意識下運作？

很少人會想到，世上有數十億人口，每個人各有自己的思想與命運，然而，所有人其實是一體。雖然是一體，但是人人都有獨特的性格。

●

但是我不會說，這個「一」就是上帝，我也不會說這個「一」就是佛性，更不會說這個「一」

是道。

我若說這個「一」是任何東西，它就變成只是「一」的部分，而不是「一」。

●

「諸法平等，無有高下」就是「每件事都是最好的事」。

「諸法平等，無有高下」就是「始知衆生本來成佛，涅槃生死猶如昨夢」。

「諸法平等，無有高下」就是「沒有開始，沒有過程，也沒有目的」。

「諸法平等，無有高下」就是眞正的大自由。

266 一切總不得

大慧宗杲

（大慧宗杲）室中多問衲子：「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不得於意根下卜度，不得颺在無事甲裏。不得於舉起處承當，不得良久。不得作女人拜、遶禪床，不得拂袖便行。一切總不得，速道！速道！」

僧擬進語，師便打趁出，時罕有善其機者。

《指月錄》卷三十一頁五三六

【白話新唱】

大慧宗杲常在室中問參禪僧人說：「我手上握的這隻竹篦，你叫它竹篦，就觸犯了言語機鋒，你不叫它竹篦，又違背了經驗事實。所以你不能隨便說話，可是也不能不說話。你不可以陷在思維的猜測推理，也不可以耽溺在無事的意識假相。你不可以把我說的話當作佛性的全體展現，不可以

沈默故做莫測高深的模樣。你不可以學古人的手段例如學女人拜或繞禪床，也不可以袖子一拂就離開。凡是有所舉動、有所言語都不行。好啦，現在你快說你對禪的體驗吧！快說，快說！」

如果僧人打算開口說話，大慧立刻以竹篦把他打出去。

他這麼嚴厲的考驗，很少有人通得過。

【分析與鑑賞】

大慧宗杲說的這些「不可以」，都是長久以來禪者們說過、用過的言語動作。禪宗已經累積了這麼多經驗，使得聰明伶俐的人可以沒有眞正的體驗，也可以有一套「禪秘笈」：如何見招拆招、以話擋話，使得別人很難分辨他是眞悟、假悟，連他自己把這套禪秘笈弄得滾瓜爛熟後也分不清自己是眞悟假悟。

現在大慧說：「把這些既有的言語動作通通丟到一邊去，用你自己的體驗、自己的話來回答！」

表面上看，大慧已經把各種手法都限制了，例如「不得下語，不得無語」、「一切總不得」，僧人豈不是陷入毫無出路的兩難困境了嗎？

實際上，眞理的規則豈是由大慧制定的？

如果依著大慧的規則去說去做，立刻被痛打一頓趕出門！

該怎麼樣，就怎麼樣！

大慧宗杲就是本著「該怎麼樣，就怎麼樣」的心境說出這段話，僧人也應該本著自由自在的「該怎麼樣，就怎麼樣」的心境來對應。就像天氣冷了，候鳥朝南飛，烏龜冬眠，人們披上厚衣一般自然。

其或不然，僧人心中有一些固定的反應模式，怎麼樣也逃不脫大慧宗杲的「醜話在先」，一頓毒打是免不了的。

人類應該從小就學習到，讓自己保有隨時歸零的能力，永遠以第一次的心情來面對世界萬象。

267 無心的眞諦

大慧宗杲

古德有言：「尋牛須訪跡，學道訪無心，跡在牛還在，無心道易尋。」

所謂無心者，非如土木瓦石頑然無知，謂觸境遇緣，心定不動，不取著諸法，一切處蕩然，無障無礙，無所染污，亦不住在無污染處。觀身觀心，如夢如幻，亦不住在夢幻虛無之境。到得如此境界，方始謂之眞無心。

《指月錄》卷三十一頁五三九

【白話新唱】

龍牙居遁禪師曾經說：「找牛要先從牛的足跡找起，學道要先從無心學起；找到了牛的足跡就一定會找到牛，學到了無心就容易學到道了。」

這裏說的「無心」，並不是指土木瓦石一般無知，而是指在面對各種境界、各種因緣時，心中凝

然不動。雖然靈活應對，却不取著諸法爲實有，外境空空蕩蕩，內心也無障無礙，沒有可以被汙染的，也不執著於「沒有可以被汚染的」，看自己的身心，如夢如幻，却也不執著於「如夢如幻」。到了這個地步，才可以稱作眞正的無心。

【分析與鑑賞】

禪、道、眞理，就像一曲迷人的音樂，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傾聽、享受、融而爲一。倘若你嘗試去解說、翻譯音樂的內涵，你就跳出音樂之外了。

與音樂合一，就是無心；與道合一，就是無心。

無心並不是一種不能做任何事的狀況，行動上是做，心態上沒有「做」——沒有能做的人，沒有所做的事，可是事情完成了。

日本京都黃檗寺，小門上有「第一義諦」四字。

兩百多年前，洪川禪師寫下這四字，再由雕工刻於木板上。

據說，洪川寫字時，弟子在旁磨墨。

洪川寫了第一幅，弟子坦率說：「這幅寫得不好！」

洪川又寫了一幅。

弟子坦率說：「不行，比前一幅還差！」

洪川耐著性子一口氣寫了八十四幅「第一義諦」，這位可敬的弟子仍然沒有點頭。

最後，在這弟子走去如廁的片刻，洪川心想：「這下可以避開他那銳利的眼光了！」

於是在心無罣礙的情況下，一揮而就。

「神品！」

弟子如廁完畢回來，不由大大讚歎！

這即是有心與無心的差異。

如果能做到，即使身邊有銳利眼光監視著，仍能心空如洗，以平常心揮灑自如，這才眞是「二十四小時、全年無休的無心道人」。

268 莫愁末

大慧宗杲

但得本，莫愁末。空却此心是本，既得本，則種種語言、種種智慧，日用應物隨緣，七顛八倒，或喜或怒，或好或惡，或順或逆，皆末也。於隨緣處能自覺知，則無少無剩。

《指月錄》卷三十一頁五三九

【白話新唱】

大慧宗杲說：「只要能夠掌握到根本重心，就不需憂慮那些枝微末節。

「什麼是根本重心？就是證得空性。如此一來，生活中的枝微末節都可以隨他去了，什麼喜呀怒呀、好呀壞呀、順呀逆呀，還是各種應對進退，都大可以放牛吃草去，與自己毫不相關。

「只要記住，不論你在做什麼，都自知自覺，清醒分明，就行了！」

【分析與鑑賞】

巧匠在木頭上雕龍雕鳳，每一刀下去，必有木屑紛紛落下。木頭無情，不知刀斧的鋒利。

造化在人身上雕琢，每一刀下去，必有血淚飛濺。人雖然厭苦欣樂，但痛苦永遠是逼迫人成長的助力，使我們不得不含著眼淚，帶著微笑，面對人生珍貴的痛苦。從更長遠的觀點，每一分痛苦，都會有一分喜悅的報償。

當人們有了雕琢自己的自覺，那一刀一定要劈在最適當的位置。就像雕刻木頭時，先要刻出比例正確的粗模，再輔以精雕細琢。

如果粗模刻壞了，再怎麼竭力於精雕細琢，也於事無補，甚至更加突顯本體的不正。

但得本，莫愁末。

佛法的根本核心，是證得空性。

269 最佳拍檔

大慧宗杲

悟云：「或有個禪和子得似老僧，汝又如何支遣？」

師云：「何幸如之！正如東坡說：『作劊子手一生，得遇一個肥漢剮！』」

悟呵呵大笑云：「你倒與我入室，拶得我上壁也！」

《指月錄》卷三十一頁五三六

【白話新唱】

克勤圓悟問大慧宗杲：「如果有個禪和子來找你討教，他又有老僧這般資質，你要怎麼應付他？」

大慧說：「有像師父這樣的人來找我，那可眞是我天大的幸運，正如蘇東坡說的：『做劊子手一生最大的快事，莫過於遇到一個待宰的肥漢，好好劈他一刀！』」

圓悟呵呵大笑說：「你眞是刀切豆腐兩面光，得了便宜還賣乖。」

【分析與鑑賞】

好師父遇到好徒弟，好徒弟遇到好師父，眞是修行路上莫大的快事！

新時代運動流行一個「靈魂伴侶」的概念，認爲每個靈魂在創造之時，總是一對靈魂一起出生，這對靈魂擁有相同的來歷，所以在生生世世不斷以親密的關係結成一體，或爲夫妻、或爲父子、或爲母女、或爲兄弟姐妹、或爲可以一死而已的知音。

據說，當靈魂伴侶相逢時，彼此都會浮起內心深處強烈的熟悉感，情緒興奮，被狂喜淹沒……。

如果生命的目的是藉著生生世世的學習，以達終極圓滿，靈魂伴侶即是最佳道侶了。道，有時是愛情之道，是夫妻之道，是親子之道，是朋友之道，甚至是敵對之道。道侶，可能是你身邊任何一個人。

究極而言，一切衆生，彼此都是靈魂伴侶。

在悟道者心中，孤獨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因爲靈魂伴侶滿天下。

270 殺人刀與活人劍

大慧宗杲

殺人自有殺人刀，活人自有活人劍。有殺人刀無活人劍，一切死人活不得；有活人劍無殺人刀，一切活人死不得。死得活人，活得死人，便能刮龜毛於鐵牛背上，截兎角於石女腰邊。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七，大正藏第四十七册頁八三七下

【白話新唱】

大慧宗杲說：「要讓人開悟，要有殺人刀；要讓開悟的人啓發機用，要有活人劍。

「有殺人刀却沒有活人劍，只會讓開悟的人無事心安，對其他人沒有幫助。

「有活人劍却沒有殺人刀，只會使凡人有更多的智識見解，對自己的煩惱沒有幫助。

「如果有殺人刀使人開悟，又有活人劍令他悟後起用，這是第一流的大禪師。」

【分析與鑑賞】

「殺人」，在這兒意味著把人的自我殺死，也就是開悟。開悟者，是沒有自我的人。
「活人」，意味著讓沒有自我的人具有權巧方便來「殺人」。
殺人刀先，活人劍後，一個開悟者會說：「舊的我死了，新的我出生了！」
附帶一提，什麼叫「刮龜毛於鐵牛背上，截兎角於石女腰邊」？
龜毛、兎角、鐵牛、石女，都是言語創造出來的虛構之物，用來比喻現實的世界同樣是如夢如幻的虛構之物。
在沒有體會世界虛幻以前，被世界迷惑得團團轉。
體會世界虛幻以後，就不被欺瞞了，反而可以出入幻相，逍遙自在。
自由，對未悟之人是一個不可及的妄想，對已悟的人才是一個有意義的語言。

271 眞正的自由

覺庵道人

覺庵道人，祖氏，建寧游察院之姪女也，幼志不出適，留心祖道，於圓悟示衆語下了然明白。

悟曰：「更須颺却所見，始得自由。」

祖答偈曰：「露柱抽橫骨，虛空弄爪牙，直饒玄會得，猶是眼中沙。」

《五燈會元》卷十九頁四八六

【白話新唱】

覺庵道人，女人，姓祖，是位大官的姪女，從小就不想嫁人，而對修行興趣濃厚，終於在克勤圓悟對大衆開示時，因緣契合，開悟了！

克勤圓悟指示她：「妳的悟見很好，不過，還要把悟見再放到一邊去，才能眞正自由。」

覺庵道人聽了，頗有觸動，就說了一偈：「露柱抽橫骨，虛空弄爪牙，直饒玄會得，猶是眼中沙。」

【分析與鑑賞】

悟後的人，「更須颺却所見，始得自由」！

開悟的時候，人會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感，好像一塊心上大石頭突然卸下了。全身輕鬆無比，這時，內心的念頭自然寧靜、和諧，不必刻意修定就已經有定了。

相比於未悟之前，開悟眞是自由極了！

在這個時候，還須記得，修行是沒有終點的路，迷中有悟，悟中有迷，悟後的世界仍有許多黑暗的角落在等待開悟的光芒一一去照亮。

而這時最難照到的死角，就是悟的本身。悟就好像一盞強力的探照燈，轉向哪裏光明就射向哪裏，可是黑暗却一直緊貼在探照燈的後方。

等到開悟者習慣於悟見，讓悟見也變成稀鬆平常的小事，猶如桌上的橘子，只要你一起心動念想吃，隨時伸手一拿就得，你就不會在意橘子的擺置處，毫不放在心上，因爲你有十足把握隨時伸

手就可以拿到。這時候，不必說什麼修行了，再談就累贅了，自由自在，隨心所欲，多好！

臨濟義玄曾說：「自達摩大師從西土來，只要覓個不受人惑的人。」

颺却所見的人，沒有什麼修行可言，只是生活而已，才是眞正自由，眞正不受人惑也不受佛惑的人。

272 過在有個見處

南堂元靜

（王觀復）留昭覺，日聞開靜板聲有醒，問南堂曰：「某有個見處，才被人問却開口不得，未審過在甚處？」

堂曰：「過在有個見處。」

《五燈會元》卷二十頁四九九

【白話新唱】

王觀復住在昭覺寺，有一天打坐時，聽到喚大家結束靜坐的打板聲，忽然有一個領悟，他就問南堂元靜說：「我有一個領悟，可是人家一問，却說不出來，不知道我的毛病在哪裏？」

南堂說：「你的毛病就是『你有一個領悟』！」

【分析與鑑賞】

有一隻猴子伸手入樹洞內拔不出來，主人想盡辦法也幫不上忙，只好拿起鋸子鋸開樹洞，這才發現，猴子的手緊緊握住樹洞內的一顆石頭！如果猴子鬆開手掌放下石頭，手就可以輕鬆拔出來了。而樹洞內的石頭，只不過是平常的鵝卵石，爲什麼要抓得緊緊的呢？

主人望著蠢猴子，不禁又好氣又好笑。

人們的愚蠢亦復如是。

這段對話還有下文，也十分精采。

南堂元靜問他：「你上一個工作是什麼時候上任的？」

王觀復說：「去年八月四日。」

南堂又問：「什麼時候離職的？」

王觀復說：「前月二十日。」

南堂忽然說：「你現在不是說得很流利嗎？爲什麼說你說不出來？」

王觀復就這樣打開了心內的門窗，剎時開悟了！

273 萬年如一日

雪庭元淨

（雪庭元淨）上堂：「知有底人過萬年如同一日，不知有者過一日如同萬年。」

《續指月錄》卷首頁二十三

【白話新唱】

雪庭元淨在法堂上說：「開悟的人，過一萬年就像一天那麼逍遙；沒悟的人，過一天卻像一萬年那麼漫長。」

【分析與鑑賞】

當肚子不舒服，急著衝入廁所時，度秒如年，每一秒都痛苦得像漫長的一年。

等到出清存貨，全身一鬆地走出廁所，那種快活的滋味可謂千金不換。

這個譬喻也許有些不倫不類，至少可以點出悟前悟後一種心情上緊與鬆的明顯對比。時間的感受有極其主觀的一面。

情人兩地分隔時，濃烈的相思，每一分鐘都難熬。一旦得空聚面，快樂的時光偏又飛逝如箭。悟前，我們的知覺具有化神奇爲腐朽的功效；悟後，則具有化腐朽爲神奇的妙用，任何平凡至極的事物，依然閃耀眞理的光輝。

274

菩提戰士

南巖勝

簡州南巖勝禪師上堂，召大衆曰：「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個中意，分明在半途。且道到家一句又作麼生？釋迦、彌勒沒量大，看來猶只是他奴。」

《續指月錄》卷首頁二十七

【白話新唱】

南巖勝禪師對大家說：「保護生命最好的方式是殺死生命，殺殺殺！殺得一乾二淨，大家才能安心活著。你們明白這個意思嗎？如果明白，就在半路上了！你們說說看，到家的話又該怎麼說？「釋迦牟尼佛、彌勒菩薩，這些忙著度化衆生的佛菩薩們，實在是不太行，都是衆生的奴才！」

【分析與鑑賞】

俗話說：「欲爲佛門龍象，先做衆生牛馬。」
能夠甘心做衆生牛馬，必須失去自我，才能稱職。
衆生是迷人，所以偉大，因爲在佛眼中，開悟容易，迷昧很難。
伊曼紐說：

我們對你們極其欽佩，
我們那些曾做過人類的，
完全明白做人所需的勇氣。

禪師們常有呵佛罵祖的舉動，我忽有一個新的想法。
學速讀的人，都會先從目力訓練開始，練習一瞥之下，可以記得一組資訊，例如數字、文句。
一般來說，一瞥之下，記憶一組六個、七個到八個左右的訊息，都還算正常。可是，要一瞥之下記憶十個就十分困難了，這時，即使初學者反覆在十個的關卡下功夫，也收效非常微小。
那麼，該怎麼克服？
方法是，跳過十個，直接從十二個一組的訊息下功夫。
沒錯！十個一組都霧茫茫一片，十二個一組也同樣霧茫茫一片。

但是，當你努力了一段時間後，雖然也不能記憶十二個一組，十個一組卻變得應付自如了！人類的潛能，有賴於高目標的設定才得以發揮。

或許禪師的呵佛罵祖，有著「取法乎上上，得乎其上」的用心吧！

回到勝禪師一開始說的：「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

只要掌握了無生的理趣，自然能明白話中玄機。

有生必有死，有生死就有輪迴。若能無生死可生，無生死可死，就能跳出輪迴之外，安居於涅槃城。

禪師是菩提戰士，是煩惱殺手。

275 無門關

無門慧開

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既是無門，且作麼生透？豈不見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從緣得者，始終成壞。」恁麼說話，大似無風起浪，好肉剜瘡。何況滯言句，覓解會，掉棒打月，隔靴爬癢，有什交涉！

《無門關》，大正藏第四十八册頁二九二中

【白話新唱】

佛說法以心爲根本核心，以沒有門路爲門路。既然沒有門路，怎麼樣才能走進去？難道你沒聽說過：「有門路進去的，都不是最珍貴的；有因有緣就可以得到的東西，也會因爲有因有緣而敗壞。」這樣的說法，已經很像無風起浪，把好好的肉挖成瘡疤。更何況，許多人忙於言句的推敲、知解的建立，彷彿拿著棒子想打下天上的月，隔著靴子抓脚底的癢，唉！這些與開悟都毫不相干呀！

【分析與鑑賞】

這段話，是無門慧開編著的《無門關》的前半段序文。

《無門關》收錄了四十八則公案，慧開評唱，弟子宗紹編集。本書與《碧巖錄》《從容錄》《請益錄》《虛堂集》《空谷集》等，都是禪宗公案的名著。

書名既然是《無門關》，就表示了開悟是無門可入的關。《楞伽經》說：「無門爲法門。」本意即是如此。不過慧開禪師又賦予了一個新的意義，在第一則趙州的狗子無佛性公案：

趙州和尚因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

州云：「無！」

慧開評唱曰：「如何是祖師關？只這一個『無』字，乃宗門一關也。遂目之曰『禪宗無門關』……參個無字，晝夜提撕，莫作虛無會，莫作有無會，如吞了個熱鐵丸相似。吐又吐不出，蕩盡從前惡知惡覺，久久純熟，自然內外打成一片，如啞子得夢，只許自知，驀然打發，驚天動地……盡平生力氣，舉個無字，若不間斷，好似法燭一點便著。」

可以看出，無門慧開建議以參無之一字，做爲入關的法門。

其實「無門關」這三個字，本身就是一個公案，既然無門，如何進去？慧開作了一頌說：「大道無門，千差有路，透得此關，乾坤獨步！」一旦悟道，進了門的人，便會發現，無門關其實有千萬條門路！

276 心傳之學

陸游

（陸游）常謁松源崇嶽和尚於靈隱，從容問曰：「心傳之學，可得聞乎？」嶽曰：「既是心傳，豈從聞得？」士點首默契，遂呈偈曰：「幾度驅車入帝京，逢僧一例眼雙青，今朝始見宗門別，說有無言要眼聽。」

《續指月錄》卷四頁八十四

【白話新唱】

陸游常常去拜見靈隱寺的松源崇嶽禪師，問說：「以心傳心的禪，可以說給我聽嗎？」

崇嶽說：「既然是以心傳心，怎麼是可以用聽的就明白了呢？」

陸游這麼一聽反而明白了，他默默點頭，然後寫了一偈呈上去：「好幾次想要了解禪門的秘密，

可是啊，都失敗了。今天我終於明白，原來禪的道理是要用眼睛來聽。」

【分析與鑑賞】

陸游，字放翁，這位南宋詩人，〈釵頭鳳〉的作者，憂心國事的愛國者，愛情世界的失意人，在他的晚年，終於深入禪宗門庭，撫慰他內心最隱秘的傷痕。

松源崇嶽禪師，機辯縱橫，口才犀利，他臨終時還留下兩句勘驗學人的妙問：「有力量的人爲什麼擡不起脚？爲什麼不用舌頭說話？」

是具有這麼敏銳語感的禪師，才能在陸游的問話上化腐朽爲神奇。

「心傳之學，可得聞乎？」

「既是心傳，豈從聞得？」

陸游就這樣開悟了！

語言，是這麼奇妙！像水一般，能覆舟也能載舟，看人善不善用而已。禪師雖然口口聲聲說：不可說、不可說，可是禪師說出來的話比任何宗派都多得多了。

陸游有一首〈七十八歲梅花詩〉這麼寫的：「聞道梅花坼曉風，雪堆遍滿四山中；何方化作身

千億？一樹梅花一放翁。」

你是否開始覺得，這首詩也有禪意？

277 不是，不是！

放牛余

放牛余居士參無門開和尚，凡有所問，被開劈面截住曰：「不是，不是！」

一日，向同參臭庵宗問曰：「吾師什麼見解，敢對人天顛倒是非？」

宗曰：「我在無門座下，無法可得，無道可傳，只得兩個字。」

士曰：「兩字如何？」

宗曰：「不是，不是！」

士言下頓悟無門爲人處。

《續指月錄》卷四頁九〇

【白話新唱】

一位放牛爲生的余居士，向無門慧開禪師學禪，奇怪的是，每次不管他問些什麼，慧開立刻打

斷他的話，並說：「不是，不是！」

余居士滿心疑惑，有一天，他忍不住問一位已悟的同參臭庵宗法師說：「我們的師父究竟有什麼偉大的見解，敢在光天化日之下顛倒是非？」

臭庵宗說：「我從師父那裏，實在是無法可得，無道可傳，只學到兩個字。」

余居士趕緊問：「是哪兩個字？」

臭庵宗不慌不忙說：「不是，不是！」

忽然之間，余居士明白了！

【分析與鑑賞】

這段對話，使我深深感覺到，大師們有時故弄玄虛，也是「必要的不必要」。直接把眞理說出來，對大師而言並不難，只不過說出來却沒人懂，也等於白費力氣。大師只好故弄玄虛，欲言又止，引發對方的高度好奇心與濃厚興致，最後才在千呼萬喚下，把一句平常的話說出來。

這時，在衆生眼中，這句原本平常的話已變成黃金打造、珠寶鑲嵌的至理名言，散發迷人的光

采。

眞是精巧絕倫的說話藝術啊！一句話讓人開悟。

●

不是，不是！

凡所有相，皆是虛妄。

我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至無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原來「不是」就是了。

278 參話頭的技巧

白雲無量

二六時中，隨話頭而行，隨話頭而住，隨話頭而坐，隨話頭而臥。心如棘栗蓬相似，不被一切人我無明五欲三毒等之所呑啗。行住坐臥，通身是個疑團，疑來疑去，終日呆椿椿地，聞聲睹色，管取囫地一聲去在。

《禪關策進》，大正藏第四十八冊頁一一〇〇上

【白話新唱】

白雲無量禪師說：「參話頭的人，一天二十四小時，隨著話頭而行，隨著話頭而住，隨著話頭而坐，隨著話頭而臥。沒有一分一秒離開話頭，一顆心就像荊棘叢一般，一切我執、無明、五欲、貪瞋癡都不能靠近。內心保持一個參話頭的疑團，行住坐臥，都泡在這個疑團當中，整個人變成這個疑團，即使整天呆呆傻傻地也沒關係，總有一天，因著聲色因緣的碰撞，囫的一聲，保證你開悟！」

【分析與鑑賞】

參話頭嚴禁用理智思維來求得知性的答案，只不過，在過程上總必須經過這個步驟，學者才會無功放下，摸索出參話頭的心法。

模索出來的心法屬於自己的，比任何書上能說的都更貼近自己的需求。

我想提供一點就是，以情感來參話頭，以理智來檢驗。

所謂的以情感來參，指的是純以感覺來深入話頭與心識不斷互動的狀況，讓感覺越來越清醒、越擴大、越細膩。參到某個程度以後，參會變成一種自動化程序，我們的心會自動執行尋找眞相的功能，而也常會有許多答案出現。

當答案出現時，務必以理智嚴格把關，太快說：「是的，我悟了！」是非常危險的舉動。

你會否定許多湧上來的答案，也會經歷從極度抑鬱到極度亢奮的情緒光譜，這些都是這條路上必經的風景，務必耐心地走下去。

不斷地否定出現的答案，掌穩身心的舵，航過情緒亂流，避開「我開悟了」的暗礁，保持高度的耐力，目標必會自己出現。

279 示徒三戒

高峰原妙

開口動舌，無益於人，戒之莫言。
舉心動念，無益於人，戒之莫起。
舉足動步，無益於人，戒之莫行。

《高峰原妙禪師語錄》，卍續藏第一二二冊頁六九四上

【白話新唱】

高峰原妙說：「無益於人的話不說，無益於人的心不起，無益於人的事不做。」

【分析與鑑賞】

禪師給人的印象往往是狂放不羈，視禮教權威如敝屣。

不可否認，禪師確實有這一面。

但我以爲，禪者悟後的言行，除了初悟時，初見法性如瀑流，身心會有特別的興奮、狂喜（也未必人人如此），其後，悟境嫺熟穩定後，因爲自我感消失了，漸漸可以不以自我爲考量中心。在與外境互動時，會轉而以別人爲考量中心。這時，禪師的行徑，大半是針對對象來回應，甚至是針對整個大環境來回應。

在守舊古板的社會大環境，在佛學拘泥文義的佛教生態，禪者必然會有針砭時弊的言行舉止出現。

然而，禪畢竟是身心全面進化的藝術，突破無明漆桶之後，還要全面再造完整的人格，所以禪的後續動作仍然一連串。

高峰原妙這般開示，並不是特別與眾不同，只是在大家所習慣的禪師言行中，這類倫理教化的部分較少被提到，所以我選錄在這裏，提醒讀者，禪不只是禪。

嚴格說來，高峰原妙這示徒三戒，誰能眞正做到？

仍然是只有失去自我感的人才能眞正做到。

其或不然，這樣的自我要求，是一種壓抑、一種心理折磨，永遠令凡人心有餘而力不足，望洋

興歎的道德刑具。

蝌蚪費盡全身力氣也克服不了的陸地，青蛙却能悠哉其上。

修行人要警醒於，什麼是悟前該做的，什麼是悟後才能做的，清楚能與不能、爲與不爲的分際。

280 直入千峰萬峰去

高峰原妙

（高峰原妙）示衆，以拄杖橫肩顧左右云：「大衆會麼？榔標橫肩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

《高峰原妙禪師語錄》卷上，卍續藏第一二二冊頁六五五上

【白話新唱】

高峰原妙把拄杖挑在肩上，對左右的弟子們說：「你們明白嗎？扁擔挑在肩上，不管別人的眼光，走入千山萬峰深處去！」

【分析與鑑賞】

「榔標橫肩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有位參禪的朋友改寫成：「扁擔橫挑不顧人，直入千山

萬峰去！」文句更淺顯明白。

禪者體驗到的心靈世界，是常人難以想像的。在浩瀚人海中，與禪師同見同行的人很少很少，如果孤獨是數量的形容詞，禪師確實是非常孤獨的，所以形容自己直入千峰萬峰去，到那無人之境。而禪者的心路歷程，往往飽受參禪不得的折磨與現實生活的壓力，尤其是現代社會的修行人。也許「扁擔橫挑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正是背水一戰，勇往直前，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心路歷程的最佳描述吧！

直入千峰萬峰去，更蘊涵了直入佛法核心體驗的豪情壯志！

這位參禪的朋友，大名是李元松，我很欣賞他早期的一則筆記（一九八八／十／十七）：

無物可倫比，教我如何說？歷緣對境，起心動念，何處非涅槃，何物非實相？

粉身碎骨何足慮，任運浮沈乘風行；扁擔橫挑不顧人，直入千山萬峰去！

自從他創立新興宗教「現代禪」，自號「祖光金剛薩埵」，組織「菩薩教團」以後，就沒再見過他了。

不知道在羣衆拱繞的宗教舞臺上，扮演無上權威的上師角色，是否容易使人「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

我想，以李兄過人的智慧，應該能夠避開名聞利養的高空亂流才是。

宗教舞臺的權力運作、爭名奪利這一黑暗面，其驚心動魄、冷酷無情，往往不亞於現實社會的政治界、商界……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腐敗，乃是放諸四海皆準的鐵律。

我遇過的血性參禪人不多，李兄是少數精采的人物，至今我仍惦念著過去美好的交往。

祝福你，李兄！永遠保有「直入千山萬峰去」的心情。

281 本無禪定煩惱

竹林海

陳秀玉學士嘗問萬松道：「彌勒菩薩爲什麼不修禪定、不斷煩惱？」萬松道：「眞心本靜，故不修禪定；妄想本空，故不斷煩惱。」士復問香山大潤和尚，潤曰：「禪心已定，不須更修；斷盡煩惱，不須更斷。」復問師，師曰：「本無禪定煩惱。」士曰：「唯此爲快耳。」

《續指月錄》卷七頁一四七

【白話新唱】

陳秀玉學士曾經請教萬松行秀：「彌勒菩薩爲什麼不修禪定、不斷煩惱？」

萬松說：「眞心本來就是寧靜的，所以不用修禪定；妄想本來就是虛無的，所以不必斷煩惱。」

陳秀玉又拿這個問題問香山大潤和尚，大潤說：「彌勒菩薩已經修好禪定，所以不需再修；煩惱已經斷盡，所以不需再斷。」

陳秀玉又問竹林海禪師，他俐落地說：「本來就沒有禪定煩惱！」

陳秀玉讚歎說：「這個說法最痛快！」

【分析與鑑賞】

《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說彌勒菩薩「具凡夫身，未斷諸漏……。此人今者雖復出家，不修禪定，不斷煩惱，佛記此人成佛無疑」！

經文的原意，是指彌勒菩薩行菩薩道，所以不修深禪定，不斷所有煩惱，才能「留惑潤生」——維持某些微細煩惱、無明，才能留在輪迴圈內繼續度化眾生。否則，如果修深禪定、斷諸煩惱，很快就證阿羅漢，永入涅槃，不得留在人間了。

但是禪師從新的觀點來詮釋「不修禪定、不斷煩惱」。

香山大潤和尚所說：「禪心已定，不須更修；斷盡煩惱，不須更斷。」這話的境界，宛如當年的神秀偈：「身如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

萬松行秀說：「眞心本靜，故不修禪定；妄想本空，故不斷煩惱。」宛如當年的慧能偈：「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海禪師的回答「本無禪定煩惱」，確實痛快淋漓，好比這麼一偈：

也無菩提也無樹，既非明鏡亦非臺，
無始怎得云本來？焉有何處惹塵埃！

三位禪師的回答，海禪師破得最徹底，所以痛快。

不過，禪的教學，不是每天拿著第一義諦的鞭子打人。不同層次的法語針對不同的人，都可能得到相同的效果，在啓悟的瞬間，契機比契理更重要！

282 皇帝的玻璃心

圓通善

金世宗幸聖安瑞像殿，問師曰：「禮則是，不禮則是？」師曰：「禮則相敬相重，不禮則各自稱尊。」帝大悅。

《續指月錄》卷二十之〈尊宿集〉，頁二七〇

【白話新唱】

金世宗來到佛殿，問圓通善國師說：「身爲皇帝的我，禮佛對呢？還是不禮佛才對？」

圓通回答：「皇帝如果禮佛，表示彼此相敬相重；如果不禮佛，表示各自唯我獨尊。」

金世宗聽了這麼善巧的回答，龍心大悅！

【分析與鑑賞】

皇帝是人世間的權力頂峰，佛陀則是出世間的法王，當王見王時，到底誰大？這個問題，佛陀大概是毫不在意，誰大誰小又如何？自在最要緊。

對皇帝來說，這個問題可不小。如果有一個高過皇帝的權威，皇帝如何維持他的至上權力？如果有一群人，只接受佛陀的教誨，不理會皇帝的勢力，國家如何統治？

這個「禮則是？不禮則是？」的小問題，卻包含了心理、政治、社會的大問題，使得皇帝坐立難安，總要想出辦法來控制那群「佛陀的子民」。

好在歷史的大多數時候，佛陀的子民都十分乖順，沒有給皇帝惹來大麻煩。不過，皇帝如果一怒，或看佛不順眼，佛教也曾經幾度悲慘局面！

圓通善國師不愧是國師級的大師，充分掌握了皇帝的心理需求，讓皇帝不管禮佛不禮佛都有漂亮的藉口。

凡是國師，除了精通佛法，更重要的是深諳人性，具備高度政治警覺。否則，一言之失，今日的國師眨眼就成了明日的無頭屍。

貪慕虛榮的皇帝，其實是很多人的縮影。

IBM的小華特森曾說過一段發人深省的話：「我非常注意那些刻薄、粗暴、令人不愉快的傢

伙，他們才會勇於諫言，直話直說。如果你能找到足夠的這種人，讓他們時刻跟在你身旁，然後耐心地聽他們說話，你的前途一定不可限量。」

283 如何參念佛是誰

智徹

念佛一聲，或三五七聲，默默反問：「這一聲佛從何處起？」又問：「這念佛的是誰？」有疑只管疑去，若問處不親，疑情不切，再舉個：「畢竟這念佛的是誰？」於前一問，少問少疑，只問念佛是誰諦審諦問。

《禪關策進》，大正藏第四十八冊頁一一〇二中

【白話新唱】

怎麼參「念佛是誰」呢？首先，念佛號一聲，或者念三聲、五聲、七聲，然後，默默在心裏反問自己：「這一聲佛號從哪裏來的？」再問自己：「這念佛的是誰呢？」

如果內心起了一個疑情，那就讓這個疑情去醞釀、擴展。

如果沒有疑情出現，那就再重複問自己：「到底這念佛的是誰呢？」前面的「這聲佛號從哪裏來的？」可以少問，未起疑情也無妨，重要的是「念佛是誰」，在這裏面確實問自己，把疑情引逗出來。

疑情出現之後，參話頭才有個下手處，眞正下功夫從這裏開始。

【白話新唱】

無論參公案或參話頭，首要目標是激發疑情，爲什麼是這樣？……讓內在產生自動自發的熱情，忍不住想去弄清楚究竟是怎麼回事，它會自動運作下去。

參念佛者誰，是禪宗與淨土宗的混血兒，有人認爲，參「誰念南無阿彌陀佛」，如果沒得到開悟，也還有念佛的保障，是一魚兩吃的好方法。

也有人認爲，參就要腳踏實地參，不可心存僥倖，以爲有個阿彌陀佛可以做後盾，這麼一來心有所恃，一定參不透。

我以爲，這兩種說法都有道理，從來沒有一個技巧可以適用一切人，只要把方法以正確的方式

用在正確的人身上，八萬四千法門個個都是頂呱呱。相反的，如果把方法以錯誤的方式用在錯誤的人身上，八萬四千法門都是害人的毒藥。

● 切記，參公案或參話頭，首要目的是激發疑情。

無異元來禪師提供了十點幫助疑情成熟的原則如下：

一、不慮世事。
二、不貪靜境。
三、不爲瑣事所困。
四、時時自警，如貓捕鼠。
五、集中精神，專究公案。
六、不於無可解釋處妄求知解。
七、不以聰明伶俐對之。
八、不作「無事」解會。
九、不以暫時證明爲究竟。

十、不以念佛、念咒的方式來念誦公案。

有心參禪的朋友，如果能仔細體會這十點原則，必能減少非常多的障礙，令參禪之旅流暢輕快。

284 何喜之有

佛光道悟

（佛光道悟）偶宿灣子店，聞馬嘶，豁然大悟，歸告母曰：「某於途中拾一物。」母曰：「何物？」師曰：「無始來不見了的。」母掌曰：「何喜之有？」遂辭母參方。母曰：「將何之？」師曰：「水流須到海，鶴出白雲頭。」往參白雲海禪師，遂承印記。

《續指月錄》卷二十之〈尊宿集〉，頁二七一

【白話新唱】

佛光道悟在旅店夜宿，偶然聽到馬嘶聲，忽然有所觸動，整個心豁然打開了！他高興地跑回家告訴母親說：「我在路上撿到一樣東西。」

母親問他：「什麼東西？」
佛光道悟說：「從無始劫以來就不見了的東西。」
母親突然打了他一巴掌說：「只是撿到自己不見了的東西，有什麼好興奮的！」
佛光道悟挨了這一下，彷彿更上一層樓，心海洞明宛如淨琉璃。
就向母親辭行，要到各地的禪中心參訪。
母親問他：「你要去哪裏？」
佛光道悟說：「流水最後一定回到大海，白鶴總會飛上雲端，我該去做我該去做的。」
於是佛光道悟去禮見白雲海禪師，得到他的印可。

【分析與鑑賞】

我幾乎要懷疑，佛光道悟的母親乃是大隱於市的禪門高手，她那一巴掌，時機拿捏得那麼恰到好處，一掌就讓佛光道悟向上再翻一轉！
何喜之有！只是找回失去的東西。
何悲之有！只是暫時沒找回罷了！屬於你的，人生七轉八起，依舊會回到身邊。

生命，赤裸而來，赤裸而去，能帶走什麼呢？又有什麼可以失去呢？

所有的得失，不過是一個遊戲而已，我們在得失之間，體驗悲歡離合的滋味，尋找涅槃境界所沒有的感官經驗，藉此邁向圓熟的靈魂。

不論雲霧多厚重，在最高之處，太陽之光永遠燦爛普照。

285 都不太妙

浩首座

僧問：「進一步時如何？」座曰：「撞牆撞壁。」曰：「退一步時如何？」座曰：「墮坑落塹。」曰：「不進不退時如何？」座曰：「立地死漢。」

《續指月錄》卷二十之〈尊宿集〉，頁二七三

【白話新唱】

僧人問：「進一步修行如何？」
浩首座說：「不太妙，你會撞牆撞壁。」
僧人又問：「退一步不修行又如何？」
浩首座說：「也不太妙，你會墮落輪迴。」

僧人再問：「如果不進不退，保持原狀，又如何？」

浩首座說：「更不妙，那就是一具行屍走肉！」

【分析與鑑賞】

有一天，兩名沙彌爲了一個佛法的義理問題爭得臉紅耳赤，雙方都認爲自己是對的，對方是錯的。

後來，沙彌甲來到方丈室，把他的主張一五一十說給大師聽，大師笑咪咪聽完了，對他說：「對，是你對！」沙彌甲高興萬分，向大師禮謝而去。

不久，沙彌乙也來找大師，把他的主張一五一十說給大師聽，大師笑咪咪聽完了，對他說：「對，是你對！」沙彌乙高興萬分，向大師禮謝而去。

這時，站在大師身後服侍的沙彌丙忍不住對大師說：「師父！怎麼可能甲也對，乙也對？他們兩人的見解正好相反，一定是一個對一個錯，不然就是兩個都錯，不可能兩個都對啊！」

大師饒有興味地看著沙彌丙，多麼認眞嚴肅的表情啊！大師笑咪咪對他說：「對，你也對！」

從肯定的觀點，一切都對。
從超越的觀點，一切都非。

●

浩首座回應僧人的問題，都以否定的角度來回答，因爲凡是有爲法——不論是想修行、想不修行、想維持原狀——都是造作、人爲、有所執著。相反的，如果無心施爲，那麼，怎麼做都對。

「進一步時如何？」「光明無量。」
「退一步時如何？」「海闊天空。」
「不進不退時如何？」「立地成佛！」

286 老鼠講華嚴經

蓮池袾宏

侍郎王公宗沐問：「夜來老鼠唧唧，說盡一部《華嚴經》。」

師曰：「貓兒突出時如何？」

王無語，師代曰：「走却法師，留下講案。」

《續指月錄》卷二十之〈尊宿集〉，頁二七六

【白話新唱】

侍郎王宗沐說：「昨天晚上，老鼠不停唧唧嗯嗯，把一部《華嚴經》講完了！」

蓮池袾宏知道這頂多是王侍郎一時感性的抒發，他的禪體驗還沒到這般「山河大地全露法王身」的境地。

所以蓮池袾宏問他：「如果老鼠在講《華嚴經》時，貓兒突然跑出來，又如何呢？」

王侍郎無言以對。

蓮池就替他回答說：「法師走了，講臺還在。」

【分析與鑑賞】

如果老鼠來不及逃走，被貓兒吃掉了呢？

老鼠臨死掙扎的哀鳴，是否也是一部《華嚴經》？

我看了《感官之旅》的一段話，頗有感觸，作者黛安・艾克曼說：「有一次，我在一個馬廄見到一隻牙齒銳利的貓蹂躪一隻老鼠，直到牠血肉模糊，哀鳴且不斷地翻滾，卻還未完全死去。這隻貓依著自己的直覺而行動，兩者都在扮演牠們在大自然中的角色，既不施與，亦不期待仁慈。」

地球分分秒秒在自轉、公轉，地球所圍繞的太陽也分分秒秒環繞銀河中心旋轉，太陽所在的銀河系又分分秒秒朝著宇宙某個方位快速飛奔，這運轉不息的大世界，就是一部活生生的《華嚴經》。

●

在王侍郎與蓮池大師這段有趣的對話後，蓮池作了一頌曰：

老鼠唧唧，華嚴歷歷。

奇哉，王侍郎！却被畜生惑！
貓兒突出畫堂前，床頭説法無消息。
無消息，大方廣佛華嚴經，世主妙嚴品第一！
這部《華嚴經》不是印在紙上，而是以時間爲油墨，以空間爲經紙，不論有聲音無聲音，有消息無消息，分分秒秒無間斷說法。

287 只守一則公案

蓮池袾宏

參禪人只守一則公案，如參「念佛是誰」，不得又參「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等。若透一則，餘盡透矣。若自覺已透，於別則公案還有不盡透處，即是向所守公案還非眞透，未免涉情識也。

《遺稿》卷三之開示篇〈示孫大珩〉，蓮池大師全集第四册（中華佛教文化館，民國六十二年三月出版）

【白話新唱】

參禪的人一次只針對一則公案下功夫，不要貪多。例如，如果參「念佛是誰」，就不要再參「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只要有一則公案參透了，其他的公案也都會豁然明白。

如果有人自認爲已經參透了本參公案，却還對別的公案有些不明白，那就是本參公案沒有眞的參透，只是用思維、推理找出一個說服自己的答案罷了！

【分析與鑑賞】

父親帶著三個兒子，到大草原去獵鹿，藉此來訓練他們的戰士氣質。

望著廣闊無邊的大草原，父親問老大：「你看到什麼呢？」

老大回答：「我看到了吉普車、鹿群，還有一望無際的大草原。」

父親搖搖頭，又問老二。

吸收了大哥的前車之鑑，老二回答得很詳盡：「我看到了爸爸、哥哥、弟弟、吉普車、獵槍、嚮導、鹿群，還有一望無際的大草原。」

父親又搖搖頭，而且搖得更明顯。

老三簡潔地說：「我只看到鹿！」

父親高興地點頭說：「就是這樣！」

288

莫生妄想

黃檗無念

問：「用何功夫？」

師云：「莫生妄想。」

曰：「如何是妄想？」

師曰：「求覓功夫。」

曰：「如何得無事去？」

師曰：「莫生厭心，日應萬端，未見疲勞，便是眞無事的人。」

《黃檗無念禪師復問》卷四，大藏經補編第二十册頁七三九上

【白話新唱】

有人問：「要用什麼功夫來修行？」

黃檗無念說：「不要打妄想。」

又問：「什麼是妄想？」

無念說：「尋找方法來修行。」

又問：「怎麼樣才能無事心安？」

無念說：「對每天處理的大事、小事、瑣事，都不起厭棄的心，也不以爲疲累，失去耐性。任何事情來了都以初次面對的心情來對待，這就是眞正無事心安的人。」

【白話新唱】

【分析與鑑賞】

這段對話饒富趣味，好像是一條咬住自己尾巴的蛇，閃著金色的光芒，在黑暗的天幕上迴旋不已，宇宙人生是個無始無終的圓，當下即是一切……。

爲了尋找眞理，不惜跋涉千里的人，精神可嘉，勇氣可佩。無論在哪裏找到眞理，眞理永遠在

他所在的脚下。

猶如吃了七個半包子才飽了的流浪漢，不能說：「早知道只吃半個包子就可以飽，先前爲什麼要多吃七個呢？」

●

關於莫生妄想，猶太有句諺語：

「上帝如果要叫人受苦，祂就賜予他們過多的聰明與才智。」

289 大神通

黃檗無念

庫頭問：「如何是日用神通變化？」

師曰：「你二六時中，治事待客，上下酬應，何處不是神通變化？」

《黃檗無念禪師復問》卷四，大藏經補編第二十冊頁七三九下

【白話新唱】

庫頭問：「什麼是神通變化？」

黃檗無念說：「你一天二十四小時，待人接物，上下應酬，哪一個不是神通變化？」

【分析與鑑賞】

《景德傳燈錄》卷二十七記載了一則妙不可言的故事。

有三個僧人在路上走累了，一位老太婆就請他們進屋內招待。

老太婆煎好茶，把茶壺和三只杯子放在托盤上端過來，突然說了一句令三僧暫時停止呼吸的話：

「有神通的人，就請用茶！」

三位僧人目瞪口呆，也不敢端茶來喝。

老太婆笑著說：「看我阿婆大顯神通吧！」

她執起茶壺，輕巧地將茶傾入杯中。

三位僧人，恍惚之下，若有所悟。

原來，我們日常生活中，起心動念、一舉一動、喝茶漱口……，與飛天遁地、天眼天耳、他心宿命，都同樣是不可思議的神通。

注意！如果人能入火不焚、入水不沈是大神通，那肚子餓了吃過飯就不餓了，不也是大神通嗎？

巧妙無比的宇宙人生的運行無間，就是一場規模龐大無倫的神通大秀。

290 一切人都已自在

黃檗無念

問：「一切人如何得自在去？」

師曰：「我今日所視，個個停停當當，貴者自貴，賤者自賤，寒則穿衣，熱則取涼，何處不自在？」

《黃檗無念禪師復問》卷四 大藏經補編第二十冊頁七四〇下

【白話新唱】

有人問：「世人該怎麼做才能得到大自在？」

黃檗無念說：「咦！奇怪！在我眼中，每個人都好得不得了，該富貴的人富貴，該貧賤的人貧賤，冷了就穿衣，熱了就乘涼，每個人都非常自在啊！」

【分析與鑑賞】

眾生已經享用了佛性莫大的妙用，即使連自己覺得不自在之一念，也發自佛性妙用。在禪師眼底，人們是「人在福中不知福」。

人們如果起心動念想探索開悟、解脫、涅槃、佛性……，不如就在當下一念下手。探索的對象，其實就是探索的本身。

已悟的人，往往有一種「方覺從前枉用功」的感歎。過去，為什麼捨近求遠呢？

也許，已悟的人，對這則軼聞，更能會心一笑。

辜鴻銘是清末民初的著名學者，他曾留學英國，習慣在公車上倒著看英文報紙。周遭的英國人往往會彼此交換會心一笑，低聲嘲笑他：「這個不懂英文的中國土包子，還裝作一本正經在讀英文報！」

這時，辜鴻銘聽到了，如果他興致佳，他就會擡頭朝說話的英國人一笑，然後用流利的英文說：「你們的文字太簡單了，我倒著看就一清二楚了！」

291

不是知音莫亂言

黃檗無念

客曰：「過去許多古人畢竟也有個不了事。」

師曰：「莫替古人擔憂，只要自家果然了得乾淨，命根斷絕，自然與一切古人相見，莫要管他了不了。」又曰：「你開言吐語時，古人在哪裏？」

曰：「不曉得。」

師曰：「不曉得最親切。」

曰：「我還不親切。」

師曰：「你不親切處問來。」

客無語。

師歎曰：「有話須向知音說，不是知音莫亂言。」

《黃檗無念禪師復問》卷四，大藏經補編第二十冊頁七四〇下

【白話新唱】

來客問：「過去有許多所謂開悟的古人，其實未必眞正開悟。」

黃檗無念銳利地看出來，這個話題不轉不行，否則就落入思維揣測的頭腦迷宮。所以他立刻出言截斷這條思路說：「不必替古人擔心，先替自己擔心吧！只要自己眞的開悟，你就可以與所有先聖先賢的心靈感通。」

然後無念又問他：「你開口說話的時候，古人在哪裏呢？」

來客說：「不曉得。」

無念說：「不曉得最親切。」

來客誠實說：「可是我還不親切。」

無念說：「你哪裏不親切呢？」

來客無言以對。

黃檗無念歎了一口氣說：「有話須向知音說，不是知音莫亂言。」

【分析與鑑賞】

有一天，一名好事者在路上遇到那斯魯丁，好事者想捉弄這位遠近知名的幽默大師，就說：「大師！我剛剛看見有人端了一盤金銀珠寶。」

那斯魯丁淡淡地說：「干我何事？」

好事者進一步說：「他端到你家去了。」

那斯魯丁笑笑地說：「那又干你何事？」

好事者啞口無言，再也沒話可說了。

●

當黃檗無念指出「莫替古人擔憂」，來客就應該把心思調整到自己怎麼樣才能開悟才對。可是，為什麼無念問他「你何處不親切」，他不說話呢？這是有機會啓悟的時機啊！

因爲來客眞參實修上未下綿密功夫，問不出切身、親切、屬於自己的問題。

難怪黃檗無念要歎氣：「有話須向知音說，不是知音莫亂言！」這時，無念即使有心想助他一臂之力，也無下手處。

292 我說你不見

黃檗無念

問：「見性成佛是否？」
師曰：「是。」
曰：「性是無形的，如何得見？」
師曰：「性是有形的，只你不見。」
曰：「請和尚指出我看。」
師曰：「我說你不見。」

《黃檗無念禪師復問》卷四，大藏經補編第二十冊頁七四二上

【白話新唱】

僧人問：「見到了佛性，是不是就成佛了？」

黃蘗無念說：「是的。」

僧人又問：「佛性是無形的，怎麼見到？」

無念說：「你錯了，佛性是有形的，只是你沒見到。」

僧人說：「請和尚指給我看。」

無念說：「即使我說了，你也看不見。」

【分析與鑑賞】

黃蘗無念說：「即使我說了，你也看不見。」完全是肺腑之言，不是推托之辭。

所有開悟的人，都會有一種感受：「原來道就是這樣啊！」並不是道完全出乎原先的預期，而是，原來道本來就在，只是自己有看沒有見、有見沒有到，恍如睜眼瞎子一般。

寶誌和尚曰：「大道常在目前，雖在目前難睹。若欲悟道眞體，莫除聲色言語。言語即是大道，不假斷除煩惱。」

試著用新鮮的心情，在早上起床時告訴自己：「今天我要以全新的眼光來看世界！」也許，一個聲音、一個景象的激盪，你也能瞥見悟的風光。

293 舌動是非生

湛然圓澄

夜參：「大衆急須會取好！莫教山僧開口。若開口後，便奔流度仞，遏捺不住了也！所以古人道：『開口神氣散，舌動是非生。』若未開口以前，這一著子，在你諸人分上，甚是省力，甚是現成！你等還肯麼？若肯，出來商量看！」

《湛然圓澄禪師語錄》卷四，卍續藏第一二六冊頁二一五下

【白話新唱】

夜參的時候，湛然圓澄對弟子們說：「你們能夠自己明白，再好也不過了，不要教我這老頭子開口說話！我若話匣子一開，滔滔不絕講下來，想停也停不住。古人不是說過：『開口神氣散，舌動是非生。』如果沒開口之前，開悟的關鍵就在你們自己身上，非常省力，現前就可以掌握！開口之後，找也找不回。

「你們同意我的話嗎？同意的人就出來，我們來商量商量！」

【分析與鑑賞】

「開口神氣散，舌動是非生」，本是一句養生與處世之道的格言，但是湛然圓澄從禪悟的觀點賦予它嶄新的意義——開口動舌，本地風光就不見了，第一義諦就死了！

大慧宗杲喜歡說：「我宗無言句，悟了便知一切！」

對初學者來說，這話聽來刺耳！你們這些已悟的人不說，我們怎麼進去呢？

可是開悟的人，很難以條理分明、邏輯清晰的方式來說明什麼是悟，即使勉強去說，所說的內容對未悟的人總有許多歧義在裏頭，往往未悟者挑了最不重要的內容當作悟來理解。猶如花店小姐對一位年輕人介紹香水玫瑰的花色多麼嬌豔、香氣多麼芬芳獨特，年輕人卻忽然蹦出一句：「好貴啊！一朵要一百塊！」

至於已悟的人，聽到這些話，卻可以精準地明白對方說些什麼，不會走入語意的歧路。

294 修行是現在就開始

湛然圓澄

夜參：「未明出世，潑天豪富總虛花，若了自心，赤骨貧窮也快樂！大丈夫，須猛煎割世網，斷狂業，急省取，牢把捉！胸中蕩蕩地，時內惺惺著，見聞與覺知，及早尋下落！天堂與地獄，皆是自心作，諸心無常一切空，即是如來大圓覺。」

《湛然圓澄禪師語錄》卷四，卍續藏第一二六冊頁二一六下

【白話新唱】

夜參的時候，湛然圓澄說：「一個人如果沒有開悟，擁有與天同高的金銀財寶也等於是鏡花水月。如果開悟了，即使是窮到衣不蔽體也快樂得不得了！

「你若是大丈夫，趕快割斷世俗因緣，專心來參禪，尋找生命的眞相！

「如果你能明白，天堂與地獄，都是我們的心變化出來的，而心是無常不定的，一切也都是空

無自性，這就是佛陀圓滿的覺悟啊！」

【分析與鑑賞】

智者徹底明白了：人本來就是一無所有。因此，可以安於一貧如洗的物質條件，全部心力用在靈性體驗。在印度、尼泊爾，到現在還可以看到裸體的修道人，連一件衣服都不願擁有，表達他們絕對守貧的決心。

對於已經生活在都市的人，習慣了便利的物質環境，包括你我在內，去過這種赤貧的生活形態，近乎不可能！

只要掌握簡單、樸素的原則，維持慣性生活形態的基本物質條件，這就是適合現代人的守貧觀念。

這個身體以及身外的動產、不動產、親朋好友、收藏品……，都是帶不走的。帶得走的，只有業力與此生學得的智慧。

所以，智者比一般人高明的地方在於，他們在死亡到來時，帶走了比一般人多太多的智慧，以及越來越清淡的業力。

而智者懂得及時修行，不遲延！

當亞歷山大大帝遠征印度時，這已經是他心目中世界上最後一塊未被征服的土地，他遇到了聖者笛金。

笛金正在河邊沙岸上，裸著身體享受冬天的暖陽。

亞歷山大突然發現，這位老人全身放射一種驚人的美！

當一個人的靈魂是美麗的，他的身上就會出現超凡越俗的奇美。

亞歷山大忍不住下馬，說：「敬愛的先生……」

他這一生從未用這麼恭敬的語氣與人說話，所以他有點不習慣，停了一會兒他接下去說：「敬愛的先生，您令我印象深刻至極，有沒有什麼事可以讓我爲您效勞？」

笛金懶洋洋擡起頭來，淡淡看了他一眼，慢慢說：「麻煩你站開一些，你擋住了溫暖的陽光！除此之外，我沒有任何需求。」

亞歷山大感動地說：「呀！如果我能再活一次，我將請求上帝，我不願當亞歷山大，我願成爲笛金！」

笛金說：「你現在就可以成爲笛金了，沒人阻止你！」

亞歷山大一楞，說：「可是，我現在要去印度，我要征服全世界。」

笛金說：「征服世界之後，你要做什麼？」

亞歷山大說：「然後我會好好休息。」

一陣大笑，笛金笑不可抑地對他說：「你瘋了！我現在就在好好休息了，而我並未征服全世界，我也看不出有這個必要。我給你一個忠告，如果你當下不休息，你永遠也不會休息。」

亞歷山大若有所感，他誠懇地說：「您的話我會牢記在心底，等我征服全世界，我一定回來，與您一起享受冬天的日光浴。」

不幸的是，大軍還未抵達印度，亞歷山大就在半路上病死了。

他永遠也沒有回到笛金享受日光浴的小河邊。

●

亞歷山大說：「等我征服全世界，我一定回來。」

笛金說：「你現在就可以成爲笛金，沒有人阻止你！」

我說：「修行是現在就開始，不是等到以後。」

295 想黃金就出現黃金

湛然圓澄

魯據梧、朱交蘆諸子過訪，問曰：「經云，世界山河大地，皆因妄想結成，是否？」

師曰：「然。」

曰：「和尚為我想得一錠金否？」

師曰：「得。」

曰：「何不與我一見？」

師曰：「子嘗於閒寂之時，也想杭城否？」

曰：「想。」

曰：「正當想時，彼處樓臺殿閣人物街道，皆儼然否？」

曰：「然。」

曰：「既然如是，何不拈出來與山僧一看？」

日：「然則然矣，只是拈不出。」

日：「若然者，子尚拈不出，爭教山僧又能拈出與子看？」

《湛然圓澄禪師語錄》卷七，卍續藏第一二六冊頁二六〇下

【白話新唱】

魯據梧、朱交蘆等幾個讀書人來拜訪，問說：「佛經上是不是說：世界山河大地都是我們的妄想變化出來的？」

湛然圓澄說：「是的。」

「和尚可以爲我們想像一錠黃金嗎？」

「可以。」

「那請把黃金亮出來吧！」

湛然圓澄反問說：「你們曾經在清閒的時候內心浮現杭州的景物嗎？」

「有想過。」

圓澄說：「在你的腦海中，杭州的建築、街道、來往行人是不是清晰逼真？」

「是的。」

圓澄說：「既然如此，那就把杭州城亮出來讓大家看看吧！」

「雖然腦中想得清晰，可是拿不出來。」

圓澄說：「既然你們拿不出來，又怎麼叫我拿出來？」

【分析與鑑賞】

就算湛然圓澄有神通力，可以想黃金就出現黃金，他也不會這麼做，何必呢？破壞世界金融體制！

重點在於，萬法唯心造，也要看什麼心造什麼物。

這個表淺的意識心，連一粒芝麻都造不出來，還能造出一錠黃金、一座杭州城，甚至整個世界嗎？

世界是集一切眾生的心識，包含表淺的意識心、深不可測的真如本心，同心協力建構而成，是一張複雜無比的因緣大網。從凡人的眼光來看，每個人只是其中一個網結而已；從悟者的眼光來看，

這只是眞如本心的具體化現而已，每個人雖是其中一個網結，却也是全部的大網——一即是一切，一切即一。

在這段對話之後，湛然圓澄爲這群讀書人開示了一段道理：

子如一想，則有一城景致儼然在目，若千想萬想，則有千城萬城景致，各各儼然在目。彼亦不來，此亦不去；不來故彼城非無，不去故此想非有。以非有非無故，各住一際；各住一際故，一人想則城現一人想中，若千人萬人想，則城現千人萬人想中，曾無定體。不因一人想而城爲之一，不因多人想而城爲之多。

故曰：「非如非異，非實非虛。」非如故非一，非異故非多，非虛故隨想成辦，非實故想處不眞。

子如一念不生，山河大地當下泯絕，何處更有山河大地來！是知一切皆隨想念建立，故云：「三界唯心，萬法唯識。」豈虛語哉！

296 魔王與菩薩

湛然圓澄

陶石簣遺師犀帶，有俗士擬騙，試問云：「和尚是大修行菩薩，當受我禮拜！」

師云：「我不是修行菩薩，不必禮拜。」

進云：「和尚豈不是修行菩薩？」

師云：「我若是修行菩薩，汝等魔王皆來割肉！」士皆慚色而去。

《湛然圓澄禪師語錄》卷六，卍續藏第一二六冊頁二三九下

【白話新唱】

陶石簣贈送湛然圓澄禪師一條犀帶，有人想騙走這條犀帶，就故意說：「和尚是大修行的菩薩，應當接受我的禮拜。」

湛然圓澄說：「我不是大修行菩薩，不必禮拜。」

那人一聽，詫異地問：「和尚怎麼不是呢？」

澄然圓澄說：「我如果是菩薩，你們這些魔王都要來割我的肉啦！」

那人慚愧而去，並且驚訝，爲什麼自己的陰謀一下子就被禪師看穿？

【分析與鑑賞】

我是打蚊子高手，只要蚊子高頻率的嗡嗡聲一入耳，我很快就能掌握到牠的方位，迅速獵殺牠。

想要一掌拍死飛舞的蚊子，其實不是很容易。蚊子本身有很好的感應能力與敏捷靈巧的飛行技巧，據說蚊子可以在雨中穿梭飛行而不會被雨絲沾上身。如果人們沒有銳利的視力、專一的警醒意識、乾淨俐落的出手動作以及蚊子飛行軌跡的預測力，往往一拍之下，雙手紅腫，蚊子卻消失無蹤，不知何時又悄悄叮你兩三口。

不過，有一次，我感覺到小腿一陣微細却深徹的刺痛傳來，伴隨著奇癢，我迅速身體不動、眼神瞟到小腿上掃視，原來是一隻蚊子，黑白相間、花紋斑斕，正在吸我的血。

也許是心情特別好，我沒有動念拍死牠，反而平靜看著牠，在奇痛與奇癢的背景音樂演奏下，

我突然感到：這眞是一隻漂亮的蚊子，大自然的傑作！

我看著牠那黑白條紋宛如現代畫的腹部逐漸染上粉紅的血色，逐漸吸入鮮血，一層層暈染加濃，直至腹部漲大像一只鮮紅欲滴的芒果！

說也奇怪，突然一種喜悅的感覺浮上心頭，啊！這是一隻懷孕的母蚊子，一種生命亙古的驅力呼喚她去尋找活人的鮮血，來滋養體內的新生命。

她在茫茫人海中，選擇了我，我也成全了她，當她尖利的針嘴刺入我的血管時，她全身流竄過一陣又一陣興奮的喜悅的電流，啊！不朽的生命之流又將綿延不絕！

我感染了她的喜悅，靜靜看著她充分吸飽血液，甚至在腹尾還滲出一小滴血珠，然後她一振翅，快樂地飛走了。

小腿被她叮咬的部位，特別紅腫痛癢，還有痲痺感。

●

湛然圓澄犀利地洞穿了俗士的詭計，三言兩語，令對方羞愧難耐，恨不得找個地洞鑽進去躲起來。

禪師又豈會在乎身外之物？世間最珍貴的摩尼心珠已經在握，又有什麼異寶可以比擬呢？

禪師的任務，是幫助別人洞悉自己的眞實狀況。而我們也很佩服，湛然圓澄俐落地讓對方自覺貪婪、黑心、詭詐，而良知迸發，說不定這是對方生命的轉捩點。

我相信，如果這條犀帶換了主人，可以對人有幫助時，禪師會毫不猶豫送出去。

297 水向石邊流出冷

湛然圓澄

（湛然圓澄）召大衆云：「拂子昨夜作怪，化作龍，吞却三千大千世界，許多六道四生都向什麼處安身立命？還知落處麼？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

《湛然圓澄禪師語錄》卷三，卍續藏第一二六冊頁一九九下

【白話新唱】

湛然圓澄把大家找來，說：「拂子昨天晚上作怪，變成一條巨龍，把三千大千世界都吞到肚子裏，所有的衆生這下子要到什麼地方安身立命呢？」

他又問：「你們知道衆生該到哪裏去呢？」

然後自己代答說：「水從石頭邊流出來，冷極了！風從花叢吹過來，香極了！」

【分析與鑑賞】

乍看之下，湛然圓澄這段話突兀、牛頭不對馬嘴、不知所云——拂子怎會作怪變成龍？龍又怎麼可能吞下三千大千世界？衆生的去向，又怎麼用水冷風香來作答呢？

當初我會選錄這段開示，就是愛「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這十四個字，不但文辭雋永，也蘊涵了宇宙人生的奧妙，使我想起道元的眼橫鼻豎、巴陵的「雞寒上樹，鴨寒入水」——最高的眞理，竟是這麼簡單平易，自自然然表現在眼睛輕易看得到的地方！

這段開示的重點就在這裏：水是冷的，風是香的。

這就是諸法實相，水與風的本來面目。

至於拂子化爲龍，吞下大千世界，不過是個有趣的楔子，別忘了，那位口才特佳的雲門文偃就曾經說過：「拄杖子化爲龍吞却乾坤了也！山河大地，什處得來？」

298 遮語與表語

宗寶道獨

即心即佛，表語也；非心非佛，遮語也。今人多重遮語，謂無痕跡，而忽表語。不知即心即佛，唯過量大人方能擔荷。

《宗寶道獨禪師語錄》卷五，卍續藏第一二六冊頁一五二下

【白話新唱】

宗寶道獨說：「即心即佛，是肯定的、正面的表達法；非心非佛，是否定的、反面的表達法。現在的學禪人喜歡否定的、反面的表達法，認為這樣了無痕跡，不會被別人抓到把柄，而忽略了肯定的、正面的表達法。這些人不知道，即心即佛唯有證量超群的頂尖高手才能承擔啊！」

【分析與鑑賞】

攝影大師郎靜山，一〇三歲時還精力充沛，有人向他請教養生之道，問他什麼東西不吃。

郎老一臉正經地說：「軟的不吃，硬的不吃，兩隻脚的不吃，四隻脚的不吃，天上飛的不吃，水裏游的也不吃。」

對方一聽，這不是什麼都不吃了嗎？臉上露出困惑的神情。

這時郎老才笑著說：「軟的棉花不吃，硬的石頭不吃，兩隻脚的人不吃，四隻脚的桌子不吃，天上飛的飛機不吃，水裏游的船不吃。」

對方聽了，忍不住笑了出來，原來郎老什麼都吃。

●

見山是山、見水是水，是肯定的表語，這是凡夫執著的認知模式。

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是否定的遮語，這是開悟者破除執著以後的感受。

見山只是山、見水只是水，又是肯定的表語，這是大悟徹悟者的心情，極高明而道中庸，從絢爛回歸平淡。這才是宗寶道獨所說的「過量大人」。

●

一法不立，是遮語的極致，沒有人能抓到毛病。

可是，一個人若只能用遮語而不能用表語，簡直不能活在社會上人群中，就像雙手健全的人偏偏只用右手而完全不用左手，豈非自殘？

左右腦平衡的人，才能恰如其分地協調雙手，而不致偏廢。

一悟到底的人，才能令遮語、表語剛柔並濟。

299 照天照地第一月

伏虎巖月

師看月次，僧問：「同一個月，有時明有時暗，有時圓有時缺，是如何？」

師曰：「你問是第二月。」

曰：「如何是第一月？」

師曰：「照天照地！」

《五燈全書》卷八十九，卍續藏第一四一冊頁七八六上

【白話新唱】

伏虎巖月正在賞月時，僧人問他：「同樣的月亮，爲什麼有時亮有時暗、有時圓有時缺？」

伏虎巖月說：「你現在問的是低境界的第二個月亮。」

僧人問：「什麼是第一個月亮？」

伏虎說：「無論何時何地，永遠照天照地！」

【分析與鑑賞】

第二月，就是世俗諦、諸法的表相；第一月，就是第一義諦、諸法的本質。

第二月，就是我們的意識心；第一月，就是佛性、眞如本心。

同樣是看佛經，有人欣賞經文的文字優美精鍊，有人喜歡研究佛經的思想淵源，有人却直探佛經要義。

同樣是看人，有人視人爲洪水猛獸，有人視人爲待宰的肥羊，有人則視人如佛。

同樣是看月亮，有人邊看邊談情，有人邊看邊吃餅，有人却從月亮看到人類的心。

月亮的本身，永遠在高高的天上運轉，人從自己的觀點看，才把月亮看成或明或暗或圓或缺。

佛性永遠照天照地，人們却以自己的成見與欲求遮住自己的眼睛，然後說：「哪裏是佛性的光亮？我一點兒也沒看見！」

300 大疑大悟

石成金

參禪須是起疑情，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須是疑，公案始得。

《大事因緣》，禪宗全書第三十五册頁三〇四

【白話新唱】

石成金說：「參禪必須要起疑情，沒有疑情就沒有悟，只有小疑情就只有小悟，有大疑情才有大悟。注意！一定要有疑情，才能參透公案。」

【分析與鑑賞】

當參公案成爲禪宗主要的技巧之後，啓發疑情成爲關鍵點，幾乎所有的禪師都同意：「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

啓發疑情，絕不是把一個問句式的公案機械式念誦，例如，「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如果每天在口中在心裏念個一萬次，也只成了鎮定意識的心理痲醉品，還不如去念一萬聲「南無阿彌陀佛」更有意義。

是你的意願決定了能不能開啓疑情。如果你眞的想知道公案背後的意義，眞的想見到藏身於我們內心極深處的佛性，那麼自然會引發疑情，自然會擴大疑情。

因此，你是否眞的對宇宙人生的奧秘有高度的熱情？或者只是把禪視爲高級娛樂品？

參禪是一條不能回頭的路，而且不是幾天可以走完的。先弄清楚自己要什麼，也許你要的不是禪，不是什麼眞理，而是財富、名聲、愛情，那就好好去建立世俗的功業，不要夾雜俗欲到參禪的路上。等到功成名就，滿足了俗欲，再來參禪吧！如果弄清楚了，眞理確實是自己的最愛，那就專心致志於此，一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我一直認爲，童貞出家，有一定的潛在危險因子。歷經人生百態才發現自己心所嚮往的是修道，反而消除了這些危險因子。

參禪也是一樣，像佛陀一般完全滿足了紅塵的名利權勢飲食男女，才能眞正心無雜染地尋訪最尊貴的大道。

如果參禪一直不能起疑情的人，不妨乘此時機反問自己：「我到底要什麼？」也許，這一問反而是入禪之門。

原文書目

《指月錄・續指月錄》　瞿汝稷、聶先編著，新文豐出版公司，民國八十一年二月初版三刷。

《五燈會元》　宋普濟編著，新文豐出版公司，民國七十八年十月臺初版。

《景德傳燈錄》　宋釋道原編，彙文堂出版社，民國七十六年六月臺初版。

《古尊宿語錄》　宋藏主賾公著，新文豐出版公司，民國七十八年三月臺初版。

《禪家寒山詩注》　唐寒山著，民國李誼註釋，正中書局，民國八十一年七月臺初版。

《禪門逸書初編》　明復法師主編，明文書局，民國七十年三月初版。

《禪門逸書續編》　明復法師主編，漢聲出版社，民國七十六年六月初版。

《禪宗全書》　藍吉富主編，文殊文化有限公司，民國七十九年五月初版。

《大日本佛教全書》　佛書刊行會編纂，名著普及會，平成三年八月二十日覆刻板三刷。

禪師傳承表

- 菩提達摩
  - 二祖會可
    - 三祖僧璨
      - 四祖道信
        - 五祖弘忍
          - 六祖慧能
          - 度門神秀
        - 牛頭法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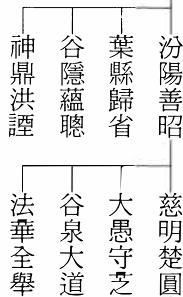
- 六祖慧能
  - 南嶽懷讓
    - 馬祖道一
      - 百丈懷海
        - 黃檗希運
          - 臨濟義玄（臨濟宗）
        - 潙山靈祐
          - 仰山慧寂（潙仰宗）
          - 香嚴智閑
        - 大安禪師
        - 古靈神贊
      - 大珠慧海
      - 龐蘊居士
      - 鹽官齊安
      - 南泉普願
        - 趙州從諗
        - 長沙景岑
      - 歸宗智常
      - 隱峰禪師
      - 大梅法常
  - 南陽慧忠
  - 荷澤神會
  - 永嘉玄覺
  - 吉州志誠
  - 洪州法達
  - 信州智常
  - 司空本淨
  - 青原行思
    - 石頭希遷
      - 藥山惟儼
        - 洞山良价
          - 曹山本寂（曹洞宗）
          - 雲居道膺
        - 船子德誠
          - 夾山善會
      - 丹霞天然
        - 翠微無學
          - 投子大同
      - 天皇道悟
        - 龍潭崇信
          - 德山宣鑒
            - 雪峰義存
            - 巖頭全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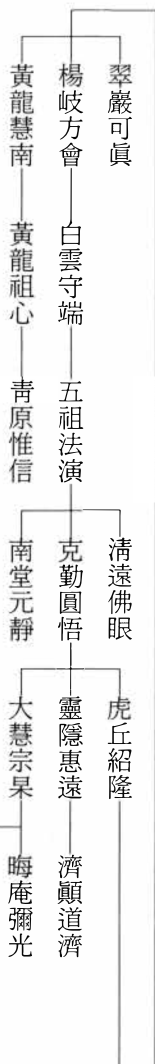
雪峰義存

- 雲門文偃（雲門宗）
  - 香林澄遠
    - 智門光祚
      - 雪竇重顯
        - 天衣義懷
- 保福從展
- 長慶慧稜
  - 龍華彥珠
    - 酒仙遇賢
- 越山師鼐
- 玄沙師備
  - 羅漢桂琛
    - 法眼文益（法眼宗）
      - 天臺德韶
        - 永明延壽
      - 泰欽法燈
      - 報恩玄則
- 鏡清道怤
- 鼓山神宴
  - 天竺子儀
- 太原孚上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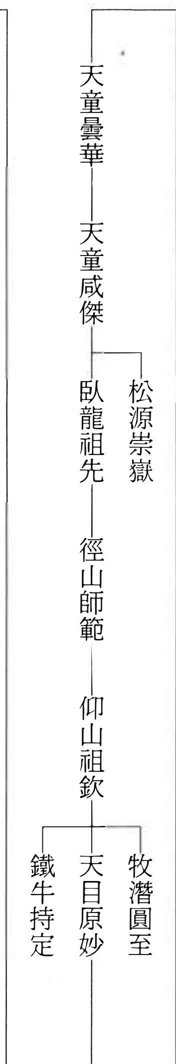
（臨濟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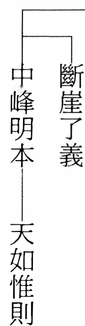
臨濟義玄—興化存獎—南院慧顒—風穴延沼—首山省念





懶庵鼎需
開善道謙
薦福悟本





（曹洞宗）

- 洞山良价
  - 雲居道膺
    - 同安丕 — 同安志 — 梁山縁観 — 大陽警玄
      - 投子義青
        - 芙蓉道楷
          - 石門元易
          - 丹霞子淳
            - 長蘆清了 — 天童宗珏 — 雪竇智鑑 — 天童如淨
            - 天童宏智 — 淨慈慧暉 — 華藏慧祚 — 東谷光
          - 寶峰惟照
        - 大洪報恩
        - 鹿門覺 — 普炤一辯
          - 普炤寶 — 慶壽教亨
          - 大明寶
            - 王山體 — 雪巖滿
              - 報恩行秀
              - 竹林海
            - 仁山恆 — 大明詮
      - 興陽清剖
    - 嵇山章
  - 曹山本寂 — 金峰從志
  - 踈山匡仁 — 護國守澄
  - 青林師虔 — 石門獻蘊
  - 龍牙居遁 — 含珠審哲

◉十九畫

◉二十畫

◉二十一畫

◉二十四畫

禪門語錄人名筆畫索引

說明：大安 75,76 ☞ 大安出現於本書第75,76則

◉三畫

◉四畫

◉五畫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禪門語錄三百篇／廖閱鵬作. --初版. --臺北
市：圓神，民85
冊；　公分. --(現代佛典；44-46)
參考書目；面
含索引
ISBN 957-607-216-6（一套；平裝）

1.禪宗-語錄

226.65　　　　85002818

套號 ISBN957-607-216-6 第三冊 ISBN 957-607-219-0

圓神出版社
YUAN-SHEN PRESS

◎現代佛典46
禪門語錄三百篇(三)

●定價210元

作者／廖閱鵬
發行人／曹又方
出版者／圓神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50號6F之1
電話／五七九八八〇〇（代表號）
傳眞／五七九〇三三八・五七七三二二〇
郵撥帳號／一八五九八七一二　圓神出版社有限公司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六三六九號
責任編輯／應桂華
校對／廖閱鵬・應桂華・張美馨
美術編輯／呂佩瑩
印刷／祥峯印刷廠
法律顧問／蕭雄淋
中華民國85年4月　初版